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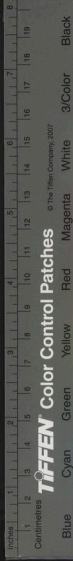
蘇門蘇門先生嘗見採薪於阜者先生嘆曰汝將以是終乎哀哉薪者曰以是終者我也不是終者我也且聖人無懷何所為哉聖人以道德為心不以富貴為志因歌二章莫知所終哀淑真隱傳

采桑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過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馬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垂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所以忼慨矣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

曰僕生出邊番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世說

釋講龍上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教請之德公不為屈乃就候之表曰夫保一身孰若保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蒿林之上暮而得所棲奄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龍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書後

龍種龐德公子真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祥柯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



襄陽記

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擔襄陽  
清高不仕高陽許詢字玄度丹陽許玄字遠遊並清高  
不仕詢有才藻能清言玄山居服食志求仙道遊會稽  
臨海山誓不歸家乃與婦書令改適後入刻深山莫知  
所止或以為昇仙晉書中興書

玄度巖許詢徵司徒掾不就乃策杖披裘隱于永興西  
山憑樹構堂蕭然自致至今此地名為蕭山常與沙門

晉書

支道及謝安石等同遊往來至今臯屯呼為玄度巖  
竹中高士張薦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  
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薦逃避之竹中不與

永嘉郡志

凡一郡號為竹中高士

充隱直玄謀逆以歷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已獨無

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并洽其資用者皆令諷

晉書六十九

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充隱

潯陽四隱晉翟莊字祖休湯之子以孝友著名守父操

州致禮命並不就莊子矯亦高節家居無事好種竹辟  
命屢至嘆曰吾馬能易吾種竹之心以從事於籠鳥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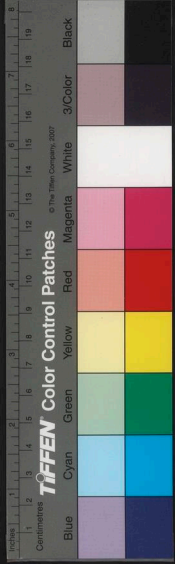
魚之間哉竟不就矯子法賜節槩尤佳武帝以散騎即

召客勉之就聘乃正色曰吾家不仕四世矣使白璧點

污可乎亦不從之祖父子孫皆有行義世稱潯陽四隱

南康志

三葉肥遁桐廬縣東有大漢溪九里注廬口溪南通新



安東出富陽青山綠波連霄亘壑昔徵士散騎常侍戴

勃遊此自言山水之極致也勃字長雲譙國鉅人父散

騎侍即達字安道弟子常侍國子祭酒顛並高蹈俗外

三乘肥遁為海內所稱

吳地記

三隱周續之字道祖開居樂志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

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

命時人謂之潯陽三隱宋高祖嘗稱續之曰心無偏吝

真高士也

宋書

或問續之時賤王庭何也笑荅曰心馳魏

闕者以江湖為極枯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岩谷耳

廬山記

人外之遊孔淳之字彥深居會稽劍縣性好山水每有

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與徵士戴顛王弘之王

敬弘等為人外之遊會稽太守謝方明嘗要之不能致

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

識其水巢棲者非辯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

往嘗游山遇沙門釋竺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每異

簾遊極日輒信宿忘歸披襟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也

崇乃嘆曰緬想人外三十餘年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

至後淳之別遊崇咏曰浩然之氣猶在心目山林之士

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謂乎

宋書高僧傳

真隱傳何尚之為尚書令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賦以明

所守而議者咸謂其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

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於是



表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唯焉史嘉  
祿如腐草衛陽王義季問宗炳曰欲屈先生以重祿可  
乎曰祿如腐草盛衰幾何廬山記

愛竹酒辛居士名宣仲截竹為罌以酌酒曰吾性甚愛  
竹及酒欲令二物並耳宋巴陵王休若謂之呼兒取豹

皮下五文錢買瓜南雍州記辛居士隴西人大明未寓居襄

陽縣西六里多植松竹棲遲其林中起一草廬容膝

而已善彈箏與淮南胡陶京兆洛惠度同志為友常共

譙集此林陶能吹笛惠度工歌什林下管絃道韻時人

謂之公樂東河記

今之臺尚杜京產字景齊與同郡顧歡同契于始寧東

山開舍授學齊高帝遣劉瓛入東為武陵王曄謀謝靈運

往與之將曰杜生今之臺尚也南史朱冲字巨容每問徵

書至即逃入深山時人以為梁管之流書

朝隱王遠子僧祐字胤宗雅為從兄儉所重好博古善

老莊不尚繁華亭然獨立不交當世劉瓛上書扁之謝

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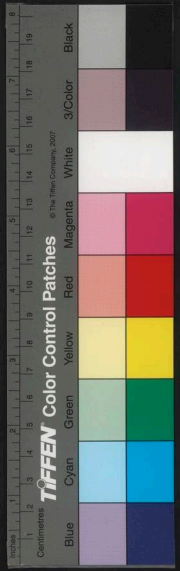
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時何點王思遠

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于侯相未嘗與一人游

南史十一王康琚反招隱詩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

不受黜削沈麟士字雲禎居貧高尚織簾誦書張永為

吳興欲請為功曹麟士曰必欲節渾沌以蛾眉冠越客



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  
黔剝永乃止南史

量腹度形宗測字敬微炳孫也豫章王巖兩徵之測卷  
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今髮髮已白豈容課  
虛責有限魚慕鳥哉魚復侯子警為江州厚遣贈遺測  
曰尋山採藥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辟蘿淡然已足  
豈容當此橫施南齊書

北山移文周顒字彥倫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  
南齊書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  
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名山茨梁簡文孔  
德璋移文云世有周子儁俗之士竊吹草堂濫巾孔丘

務北不能儔至其紐金章縮墨綬使我高霞孤

白雲南侶列壑爭譏攢峯聳請今又促裝下邑浪抄

京雖情投于魏闕或假步于山岵豈可使碧嶺再辱身  
崖重滓宜掩雲閣截來轅請回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鍾山在都北其先周彥倫隱于此山後應詔出為海  
鹽令欲却過此山孔德璋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  
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選品  
向注

齊書曰顒字彥倫汝南人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

出為剡令建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叅軍山陰令稍遷  
國子博士卒于官未嘗云為海鹽令也呂之云云豈

杜撰耶



披褐先生東莞臧榮緒與友河東閔康之俱隱在京口  
時號三隱榮緒敦愛五經常以宣尼生庚子生陳五經  
拜之自號披褐先生

南齊書

東海終裴字文雅東海蘭陵人世亂將家避北海濱不  
以遜世為閔不以窮居為傷浣衣濯冠以俟義孝德傳  
阮居士阮孝緒幼有至性與群兒游戲便以穿池及剋  
父誠之孝緒荅曰願亦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  
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雖家人亦罕窺其面  
人遂呼為阮居士天監十二年與吳郡范元珪俱徵不  
至峻謂曰往古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  
遁可乎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澤道方感

綺然翽山林為仁由已何閔人世南平王偉聞其

書夢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歷代

蘇何以異夫驥騮

史南

神人劉訐字彥度隱居求志本州刺史張穆辟為主簿  
不就主者敦召訐乃掛檄於樹而逃於族兄歆並遨遊  
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曾與歆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小  
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嘗過之於路  
曰此人風神頽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  
拒而不見嘗著縠布巾披納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  
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

者皆謂神人

史南



月食四斗梁武初詔何胤為光祿大夫遣王杲之以手  
勅諭意并徵謝朓杲之先至胤所恐朓不出先示以可  
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床受詔就席伏讀及杲之  
從謝朓所還問胤出期以應召杲之曰吾年已五十  
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官情杲之失色不能答  
攤書棄產李謚字永和鄉黨有神童之號屢辭徵辟志  
守冲素結宇依巖憑崖鑿室耽學守道不悶於時每曰  
丈夫攤書萬卷何做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  
不產營書手自刪削隆冬遠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窺  
呂伯之閉戶高氏之遺紮張生之忘食未足為  
裕善空聞年三十二暴疾而卒詔謚貞靜處士

物外司馬王晞字叔朗閑談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

不移良辰美景嘯詠遊遨登山臨水以談讌為事人士

謂之物外司馬

北齊

逍遙公常曼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一見徵辟皆

不應命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

號為居士周太祖備加禮命竟不能屈明帝禮敬愈厚

為詩以遺之曼答帝詩願不時朝謁帝敕有司日給河

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陳使周弘正贈詩曰德星猶

未動貢車詐肯來

周書

假隱杜淹字執禮開皇中與其友常福嗣謀曰上好嘉

賈蘇威以幽人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為不仕者文





帝惡之謫戍江表唐書柱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德者能之故謂之退藏

于密

子文

天隱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有田十六頃在河者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比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貞徒與相近子光瘖未曾交語與對酌酒惟甚游比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南史或問東方朔人隱者也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子文中泉石膏肓田游巖入箕山執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隣高宗幸嵩山親問之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月煙霞痼疾者後出仕宦坐於裴炎交結特放還山唐書

遺隱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

召見問山中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下不

續世說高宗幸嵩山至逍遙谷見室中大瓠問潘師正

子真荅曰中有青飶昔西城王君以南燭草為之服食

得道上乃命道士葉法善往江東造青飶飯海錄

隨駕隱士盧藏用字子潛與陳伯玉趙貞固友善隱居

之日頗以貞白自銜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目為

假隱自登朝奢靡淫縱趙趙諛佞專事權貴時議乃表

其醜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隴州諫官錄初隱山時有意

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

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



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唐書

白雲記司馬承禎苦辭還山勅賜寶琴花帔遣之工部  
侍郎李適賦詩朝士咸屬和散騎常侍祭彥伯撮其美  
者二十一首為製序名為白雲記海錄

見山合眼任轂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

入京中訪問有朝士戲贈詩云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  
京來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睡已多時後至

補衮

幽明  
鼓吹

疎逸方外顧况志尚疎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  
以好官命之况以詩答之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  
事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後吳中

皆言况得道解化去尚書  
故實

煙波釣徒張志和字子同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

煙波釣徒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曰太虛為室明月為  
燭與四海諸公並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志和謁顏

真卿於湖州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

泛宅往來言雲間嘗撰漁歌憲宗寫真求訪之不能致

李德裕玄子記云漁父賢而名隱鴟夷智而功高未若

玄真隱而名彰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其嚴光之比歟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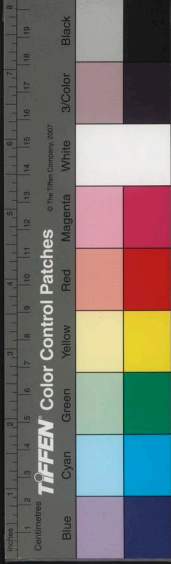
一品集刺史顏真卿與陸鴻漸等共唱和二十五首

江湖散人陸龜蒙字魯望居松江甫里不喜與流俗交  
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床



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此  
浩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唐書天隨生宅荒  
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盃案至夏枝葉老  
硬氣味苦澀猶責僮兒采掇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  
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君獨閉閤不出車空腸貯  
古賢遺言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  
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陸龜蒙別傳  
讀名子大厝中處士常渠年隱鍾山號遺名子顏真卿  
題其所隱之堂曰遺名先生三教會宗堂金陵志常與竟  
陵陸鴻漸杼山僧皎然為方外之侶沉冥博約為日最  
久而不名一行不滯一方故其曳羽衣也則曰遺名搢

方袍也則曰麤外披儒服也則今之名字著焉權胤之文序  
雖俗陳瓊鴻之子也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銓于徐性  
耿介有所不合挈家居茅山平居焚香習禪與妻子罕  
面惟流溝寺長老與之接款臨行留一章與其僧云行  
若獨輪車常畏大道覆止若圓底器常恐他物觸行止  
既如此安得不離俗乾符中第璉佐薛能幕於徐瓊自  
丹陽掉小舟與相見能重其人延入城不可曰某已有  
誓不踐入公門矣薛移身赴之語道永日不宿而去王堂  
三高石晉鄭雲叟本名邀弃家入少室山聞西嶽有五  
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蒸藥能去三尸因居華陰與李  
道陰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為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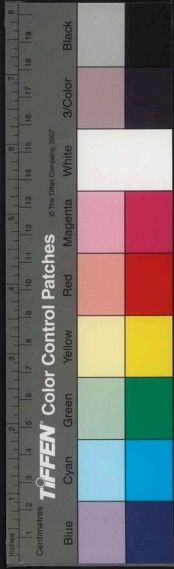
鈎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無所不至雲叟目擊其事而不求續世說吳興長興縣西南有王實深廣皆二尺色緋碧味甘唐處士鄭遨與羅隱道士李道殷築屋泉石號三隱

詠詩張令問本唐興人隱居不仕號天國山人與杜光庭詩云試問朝中為宰相何如林下作神仙一壺美酒一爐藥飽聽松風白晝眠孟蜀辛酉歲有隱迹於陶沙者文谷禮遇之嘗詠詩曰九重天子人中貴五等諸侯閭外尊似布衣雲外不將名字掛乾坤

絕意世事史虛白字畏名南海九江至落星灣家焉注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元遷至蠡澤虛白即謂

道傍元宗勞問令誦近詩曰風雨撥却屋全家醉不飲元宗變魚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可屈盍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嘆江南別錄南唐書無後眼

荆臺隱士梁震唐末登第開平間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番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季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後從誨時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囑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為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廳事從誨時過其家五代史



灌園蘇雲卿少與張浚為友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  
灌園人莫測也浚為相屬豫章帥及漕親為致之帥漕  
密物色得灌園蘇翁因更服入其圃案上有西漢書意  
是雲卿也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翁當識之  
曰然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  
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張今何官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  
了此事翁曰恐未便了得在客起致張意因出書幣翁  
意色若自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以詰朝上謁旦伺之  
翁已遁矣帥漕復命浚州几嘆悔作箴識之宋  
退休楊萬里退休十有六年寧宗初與朱元晦同召  
不起朱與書連之楊決意不出有江風山月之贊

吳晉

楮鞭黃帝楮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也

主以播百穀故號神農皇帝搜神神農植赤鞭而

之書咸出焉帝王世紀岐伯祖世之師曰饒貸季素問神農嘗

章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于岐伯論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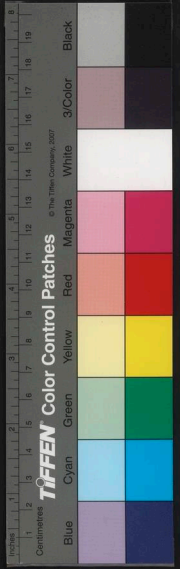
巫咸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聖璞巫咸山賦序劉聰信用王

沉等誅王琰等陳元達等諫曰陛下心腹四肢無處無

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

之其如病何載巫彭作醫呂氏春秋古醫曰苗父苑說

滕理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



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病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  
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  
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  
見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  
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  
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  
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柰  
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  
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  
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  
故曰聖人蚤從事焉

漢書

刺骨言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之  
以忠諫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  
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  
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  
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  
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危安

上池水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長桑君過扁鵲私坐間  
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傳與公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  
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盡  
書與扁鵲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  
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為醫或在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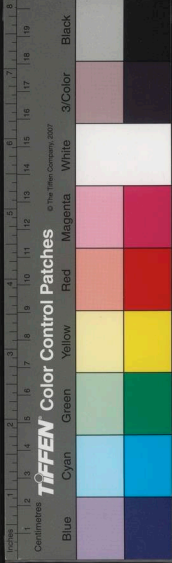
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扁鵲以醫術名聞天下隨俗為  
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記史  
周禮釋文云史記扁鵲姓秦名少徐越人然扁鵲對  
鵲中庶子云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是自言  
也而釋文引史何所本耶

血脈治晉昭公時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入視病  
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昔秦穆公嘗如此  
七日而寤云云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  
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云云史云

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常昭  
公之世且趙系家叙此事亦在定公之初

能生死人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宮門下曰臣能  
之中庶子入報虢君出見扁鵲扁鵲曰太子之病所謂  
尸厥者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使子豹為五分之  
熨以八減之齊和煖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  
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  
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  
之起耳記史

索隱曰案傳云云虢是晉獻公所滅先此百二十餘  
年此時安得有虢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  
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 春秋郭公在莊二  
十四年晉之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在禧五年安得虢



後改郭也

說苑扁鵲過趙太子與號太子事同然頃公十三年  
簡子不知人定公十二年毋卹為太子特別無趙氏  
扁鵲又有別適耶

醫之好利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  
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  
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云事與蔡桓同

索隱曰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綱云謂是齊侯  
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

簡子晉頃公九年在位與田常同時和田常曾孫也  
至和子桓公午一百三年安得相當也

病在耳

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

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  
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  
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  
舉而亡國矣

按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至是百三十年矣

昆弟善醫扁鵲兄弟三人並善醫魏文侯問曰子昆弟

三人孰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  
故名不出門鵲鍼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矣一扁鵲而所載互異史世家扁鵲傳更先後乖舛

韓非去簡子未遠止云古醫故實諸首云



膏肓醫緩晉景公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  
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  
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  
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

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左成十

醫國晉平公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  
是謂遠男而近女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  
國其次醫人固醫官也

國語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扁

之左傳

良藥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之  
曰丘之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揚飲食

飲酒不醉醫曰是良藥也

公孫龍子

三折肱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瘳齊君會大夫慶之  
賓復獻改療之方宰我曰諸夫子意欲復有虺害當問  
之乎衆坐默然宰我以告夫子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  
折肱為良醫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  
之方之優劣也

孔叢子

首寅范吉射將伐晉厲公齊高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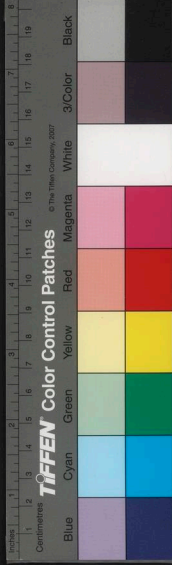
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

成十九

折臂而成醫今吾今而知其信然

楚辭九章

鍾怒已疾文摯齊人也齊威王病發使召文摯摯至謂  
太子曰王病怒則愈王若即殺臣柰何太子曰無慮我  
當救之文摯於是不時來見王及來不脫履而登床以





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將烹之后及太子  
亟爭之而不能得果以昇生烹文摯嬰之三日三夜顏  
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  
王使之復之文摯乃死

呂氏  
至忠

委治尸子曰醫均者秦之良醫也為宣王割座為惠王  
治痔皆愈張子之背腫請均治之均曰背非吾背也任  
子治焉醫治之遂愈均誠善治疾也張子委治焉夫為  
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以委治然後治矣

均音叩  
又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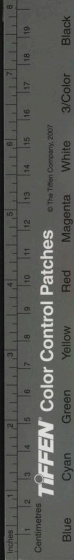
四難郭王少師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測之術

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王仁愛不矜雖貧  
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療治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

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王即詰問其狀對曰醫  
言意也處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豪芒即乖神存  
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  
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  
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  
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  
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  
其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對

後漢  
書

仲景方南陽張機字仲景總角造何顛謂曰君用思精  
而韻不高後將為良醫卒如其言顛先識獨覺言無虛  
發王仲宣年十士嘗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



湯不治且成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貫長遠不治也後至三十果疾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在京師為名醫於當時為上手時以為扁鵲倉公無以加之何傳脉經王叔和性沉靜好著述考覈遺文探摭群論撰成脉經十卷編序次張仲景方論編為三十六卷大行於

世高世養

剗破腹背華佗字元化一名粵遊學徐土兼通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處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前邊

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

脊平復後號中庶子曰上古俞跗治病不以湯液乃剗

皮解肌滌滌腸胃漱滌五藏史記白帖作扁鵲云誤越人救瓠太

子於既殞胡丕活絕氣之蔭武淳于能解臚以理腦元

化能剗腹以濟胃文摯衍期以瘳危困仲景穿骨以納

赤餅此但醫家猶能若是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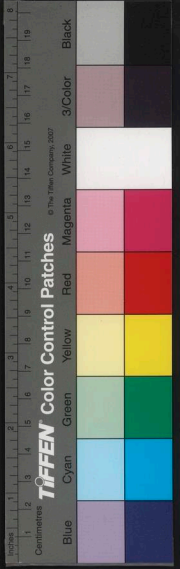
出眼腫司馬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佗治之出

眼腫割其疾而納之停藥沈約

巴豆杏子丸程據為太醫令武帝初受魏禪改元為太

始而據貢雉頭裘帝以奇伎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

前據以醫術承恩出入禁闥因為賈后合巴豆杏子丸



害慙懷太子遂就戮焉

晉中興書

自利利人于法開深思孤發妙通醫法或問法師高明

剛簡何以醫術經懷荅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丸

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高僧傳

八毒丸許永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

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

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

逐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

遂於巾箱中出入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

大利所病即愈

續披神記

鬼遺方劉涓子於丹陽郊外較射忽有一物高二丈許

因射而中之矢如雷激聲若風雨夜不敢追明日率

十人尋其踪跡至山下見一小兒問曰何往小兒

人昨夜為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主人是誰

曰是黃父鬼乃依小兒還未至聞搗藥聲遂見三人一

人卧一人閱書一人搗藥即齊聲叫突而前三人並走

遺一帙痲痘方

一曰藥時涓子得之從宋武帝北征

有被割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聖人作事天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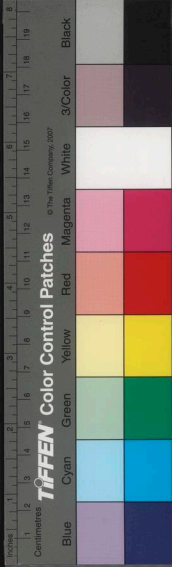
助之蓋天以此授武帝也涓子用方為治千無一失演

為十卷號曰鬼遺方

龔慶宣鬼遺方序

通靈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

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為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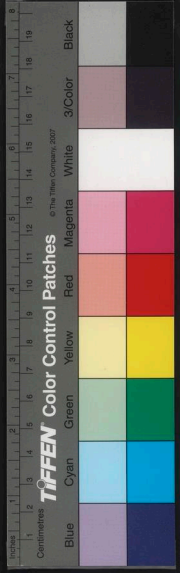
天中記  
卷一  
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解  
斯平昔為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  
生為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  
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秋夫如其言為針四處又針肩  
井三處設祭而理之明日見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  
為設祭除飢解疾感惠實多忽然不見當代服其通靈  
秋夫宋元嘉六年為奉朝請齊諧記  
天使謝善孫法宗忽苦頭痛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  
來相謝行劄本不關善人使者誤相及但取牛糞煮傳  
之即驗一傳便瘥一境賴之中書  
能應薛伯宗善徙癰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為氣封之徙

置齋前鄭樹上明日而癰消桐邊便起一瘡如拳  
稍長二十餘日腐大濃爛出黃赤汁升餘樹為之瘡指

史南

靈府許智藏高陽人少以醫術自達陳亡入隋使詣揚  
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夜寤其亡妃崔氏泣曰本  
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柰  
何明夜俊又憂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  
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癰不可救也果如  
言俊數日而薨甫書

名手別脉許胤宗醫術若神或謂曰公何不著書以貽  
將來胤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微苦其難  
天中記



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別脉既辨精別  
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  
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  
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兎所多發人馬空  
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疎乎假令  
一藥偶然當病復其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  
以難差諒由於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  
於舊故不能著述耳龍齋書  
談實錄

醫王本草序云醫王子姓常名古字老師元是疎勒國  
得道人也身被毳袍腰懸數百韻蘆頂戴紗巾手持藤  
杖常以一黑大同竹壽年五百餘歲洎開元中孟身之

月有人疾患稍多疼困師發願心存自想遂普施藥  
無不痊平觀之者便愈後乃圖形供養皇帝敬禮

王菩薩神仙傳云昔堯舜之時殷湯之際周秦以後大

漢至唐凡五度化身來救貧病其大化為黑龍背負老

師冲天而去詞錄  
名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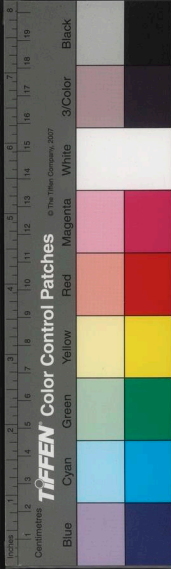
福醫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三四竈藥於庭老幼

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

者飲此各負錢帛來酬無不効者補

六氣六淫廣少卿洮蜀之上醫也長與初佐蜀董大尉

璋久患渴疾遣求醫孟蜀遣廣卿而往董公曰璋之所  
患經百名醫而無徵差何也廣卿對曰君之疾非惟渴



時董公有面南之志虞卿故以譏之又曰洮聞天有六氣降為六淫淫生六疾攻於六腑六氣者陰陽風兩晦明也是以六陰隨馬六疾者寒熱末腹惑心也是以六腑隨馬故脾為離宮腎為水藏晦明勞役百疾生焉大此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及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戒壽古者男子莫不戒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樂淫於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董公疾既平復於是厚禮歸之

錄 鑑戒

筆頭蘸藥李王公主患侯癰數日痛腫飲食不下纔召

到

言須鍼刀開方得潰破公主聞用鍼刀哭

治瘡水穀不入忽有草澤醫曰某不使鍼刀只用藥

頭藥藥攤上霎時便潰公主喜令召之方兩次上藥遂

潰出濃血一盞餘便覺兩日瘡無事令供其方醫云乃

以鍼繫筆心中輕輕劃破其潰散耳別無方言醫者意

也以易取效耳

名醫錄

不用古方張元素字紫古學醫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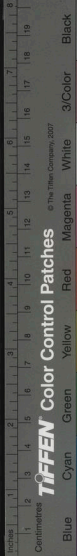
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治病不用

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

自為家法云

史金

選名姓後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



任也非庶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之古之用醫必選名姓  
之後其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  
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  
原疾疢之輕重而量藥齊之多少貫微達幽不失細小  
如此乃謂良醫且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  
尚溫以血脉以煖通徒知其大趣不造其細理不知剛  
柔有輕重節氣有多少進退盈縮有節却也名醫達脉  
者求之寸口三候之間則得之矣度節氣而候溫冷泰  
脉理而合輕重量藥石皆相應此可謂名醫醫有名而  
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醫必叅知而隱

論物理

異名天狗人參也天猪葛蒲也天牛雌黃也天羊雄

天鼠防風也日精雲母也地髓地黃也道人頭蒼耳

黃別名秋子古人謂木為山精兔縷兔絲也錄胡王使

者羌活也系史并草市語名國老杭州小說假君子牽牛也含

先使者花椒也九日三官吳茱萸也時美中韓蘿也魏

去疾阿魏也骨鯁元君草薜也野父白頭翁也玉虛飯

龍腦也黑龍衣驚甲也沙田髓黃精也無聲虎大黃也

草兵巴豆也琥珀孫松脂也一寸樓臺蜂窠也八月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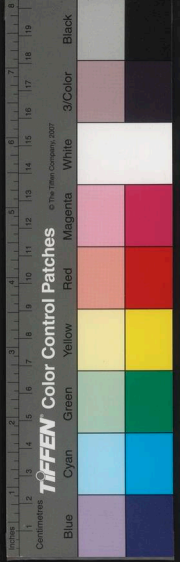
苗香也吉祥杵桔梗也丑寶牛黃也化米先生神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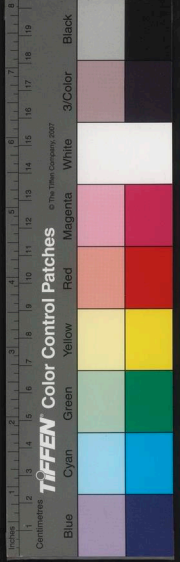
混沌螟蛉寄生草也清異錄丹山魂雄黃青要女空青陽

不周聽于志寧與司空李勤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

天中記

卷百十





篇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注名言之江南

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

藥籠中物元行冲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

豐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腰胰以供滋膳麥朮芝桂

以防疾疾門下充盲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

乎仁傑笑曰此正吾藥籠中物也

禦疾夫三牲五穀粟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

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強若乃藥劑餌者所以禦

疾豈常進之餌哉

對脈管中以診脈為對脈大中遺事

同若問擅桐君之術家傳扁氏之方白指膏洪有金匱方

卜筮

龜筮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

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

疑而筮之則非也曲著龜者禽獸草木之久而能

吉凶也洪範五行傳乾草稿骨衆多獨以著龜何龜之言久

也著之言著也白鹿通大卜官各以牲祠龜策塗以牲血

謂之爨者田所以卜也著草所以筮也蔡邕月令章句

法天地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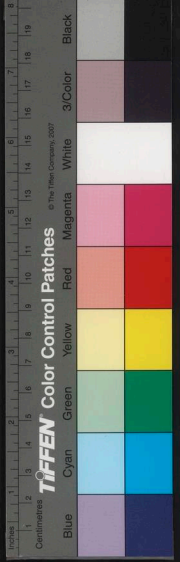
式正碁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定國必

先龜策日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

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

天中記





父而天下治勾踐傲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史記

三兆太卜掌三兆之癘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周禮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

周之兆

始筮鹿犧氏作始有筮古史伏羲得神着而定皇策

高允古司牲主卜元命至咸作巫本

飛燕梁元帝洞林序去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

署名聚雪非闕北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

占于熒惑晉者桀筮伐有湯唐而枚卜占于熒惑云不

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

其父施

太公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影非虎非

所獲彘工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齊世六誦曰

文王卜田史編曰卜田渭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

非狼兆曰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官

千字文呂望非熊或者以為誤豈止據史記耶

卜居昔周成王之卜君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諒有

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

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子山之陽賢則

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也曰吾欲室之

使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

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

天中記

卷四十一

三

哉或示有天固也

說光至公

決疑楚伐鄭莫敖曰盍請<sub>天</sub>行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問也成軍以出又何齊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於蒲騷

左短十一

筮短龜長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吉公曰從筮小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弗聽立之生奚齊<sub>信</sub>四韓簡告惠公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sub>五</sub>杜注云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遷于繹邾文公十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

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

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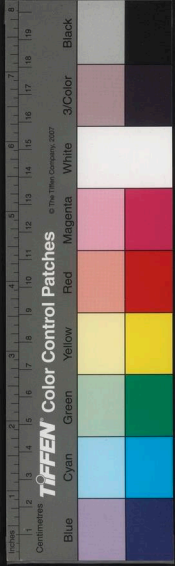
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sub>文十</sub>

為崇弗祭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

福之至不是過也不輟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sub>六</sub>

偶筮得旅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日子有聖知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

鳳鳥不至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息志<sub>先文</sub>



乘舟而來孔子使子貢往久外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禹皆言無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也子貢果朝

驗如顏回之言衛沈

禹折足晉將伐越筮之得禹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日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衛論筮賁愀然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

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師故也樂

病卜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光

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見

陽豫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孔演宋

均云夏殷卦名

鑿龜救筮趙嘗鑿龜救筮而北代燕將劫燕以逆秦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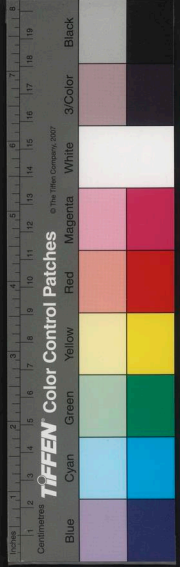
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

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榆兵而南則鄆盡矣臣故曰趙

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

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

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韓歸



詠上鄒忌與田忌不相善公孫閱謂鄒忌曰何不詠令  
人操千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  
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卜者驗  
其辭於三之所鄒忌從之田忌懼無以自白遂率其徒  
攻臨菑欲殺鄒忌不勝而奔春秋

法天象時

司馬季

主卜于長安市

宋忠賈誼謂之曰何

居之卑何行之汙季主捧腹大笑二君曰夫卜筮者世  
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  
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  
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季主曰夫  
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基

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  
之無妄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柴之不重止  
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  
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卜哉史記

嚴崇

嚴君平

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感業而

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  
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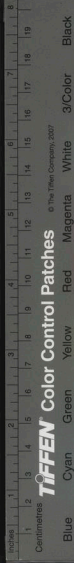
因執專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  
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棹覽亡不通依老子

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

漢書

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

天地之心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閱浩大尊寵窮極



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恠珍寶金玉珠璧利深得巨  
莫大乎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絕逆天地傷害我身  
莫大乎名生橋長溢困民貧國擾濁精神使心多欲  
叛天違道爭為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莫大乎貨  
故得之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逆德不居神明不  
留大命以絕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德是祐神明是  
助明顯自然富配天地故細身大名未可與論至道  
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

君平  
子指歸

此段非卜筮事以所見者少故附之

青蓋入洛陸抗之克步關孫皓意張乃使尚廣筮并天  
下過同人之顧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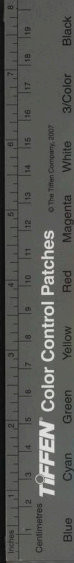
修其政乃常有窺上國之志

吳志

百二晉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  
享二百年自丁丑至劉裕禪之歲年在庚申為一百四  
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  
數僕蓋以百二期促故從而倒之為二百也其驗如此

晉書

改元更翼勿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立始之末  
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原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  
或謂度氷曰子忘郭生之言邪立始建元也丘山上名  
此號不宜用氷撫心歎恨帝崩何克改元為永和庚翼  
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



年翼卒

上

自卦知凶郭璞每自為卦知其凶終嘗行建康柵塘逢一趣步少年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此人乃受及當死果此人行刑傍人皆為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為之歎歎哽咽續按神記

別龜甲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高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與叢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田汝當見吾不見也齊書

鬼賊所置梁武昌太守朱買臣聞元帝議遷都入勸梁王云建鄴舊都荃陵攸在荆鎮邊疆非王宅願陛下

勿疑致後悔也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但恐是臣當

貴非陛下富貴耳乃召卜者杜景豪決去留遇兆不

三國典

若曰未去景豪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置也典

後生可畏釋曇遷俗姓王氏年十三初學於舅氏權會

授以周易隨言即曉始學其半餘半自通有一姬失物

就會決之得兌卦會令遷試辨之遷曰若如卦判定失

金釵姬驚喜曰實如所辨遷曰兌是金位守脚兩垂似

於釵象耳舅曰更依卦審悉盜者為誰對曰夫者西家

白色女子奉口總角可年十四五者將去尋可得之後

如言果獲有問其故遷曰兌是西方少女之位五色分

方西為白也兌字上點表總角之象內有失形表奉口



之相推測而知非有異術曷乃釋策而嘆曰方驗後主  
可畏宣尼不誣矣

續高  
僧傳

筮遇乾鼎宋景業明周易為陰陽緯候之學齊文宣作  
相在晉陽還至并州令景業筮過乾之鼎景業曰乾君  
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  
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  
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  
於其位帝大悅

史

三錢並舞長慶時鄴中有五明道士者善陰陽曆數尤  
攻卜筮成德軍節度田弘王時王廷奏為部將遣使於  
鄴詰五明究平生

**秦士**

耳為卜之卦成而三並

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純乾變為坤坤  
土也大夫將來東旄不遠兼有土地山河之分事將集  
矣宜速歸乎及還家未踰旬值軍民大變弘正為亂女  
所害士大夫將校共推庭奏庭奏既立甚有治聲在位  
十三年子孫繼立至趙王懿凡五世六世一百餘年滅  
初廷奏之立也遣人就鄴迎五明置於府曾從容問已  
將來祿壽道人曰三十年頽明公竭節勤王保神蓄氣  
必年殊壽後裔燕有二王春秋所謂五世其昌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公曰素無勲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數百  
金為壽二王景崇封常山王懿為趙王也

耳目

胡蘆生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胡蘆生筮卦以質官祿生



雙瞽卦成謂劉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然不得善  
終闕留東素與之釋褐從帝臯於西川至御史大夫軍  
司馬既二十年常病命闕入奏請益東川如開元初之  
制詔未允闕乃微服單騎復詣胡蘆生筮之生揲着成  
卦謂闕曰吾二十年前嘗為一人卜乃得無妄之隨今  
復前卦得非褻賢乎闕聞之即依阿唯諾生曰若審其  
人禍將至矣闕甚不信乃歸蜀果叛憲宗擒戮之原此  
易聖昭宗時有董賀者自云鞏洛人也因避地來涉河  
遊趙家於常山以卜筮為業而言吉凶必效時人謂之  
易聖公留巖曾詰之生謂曰君他日必成偉器然勿以  
春日為恨初不曉其意及老乃悟蓋遲遲之謂也耳目

龜精錢元懿終年六十六初元懿之為新定有士方盛  
時人號為龜精嘗跪卜辭以貽元懿曰太一接天河塗  
華寶貝多君侯六十六別處下經過至是皆如其言吳越

史備

精誠陸龜蒙雜說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  
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  
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  
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蠡卜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燕入蠡卜  
傳說自給春秋後語

雜卜卜之流雜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烏卜





雖不法於耆龜亦有可以稱者北戶邕州南有鷄知卜

知卜嶺表凡小事必卜名雞卜鼠卜米卜著卜牛骨卜

鷄卵卜田螺卜篾竹卜

番禺雜編

鷄卜時戒南越越人勇之言越人俗信鬼昔東甌王敬

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

祠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史記御覽引史武

帝令越巫立越祝祠而以雞卜上信之誤

謀及耆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

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耆龜

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畫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賣不

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漢書文志

月卜前凶汾州有易生非卜筮而前知柳公綽嘗問之

易曰侯射只怕八井侯果於并州遇疾柳氏家訓

日者墨子比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命日殺黑龍於

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比墨子不聰遂北至淄水

墨子不遂而反鳥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比墨子古人

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史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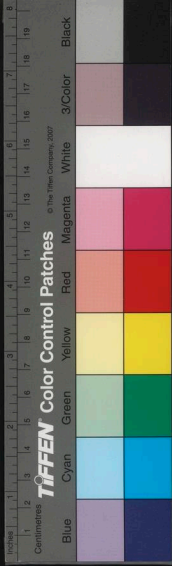
命書李虛中字常容字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以人

之始生年月日所耳日辰支于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

推人壽大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

說汪洋奧美鑑重山學者就傳其法昌黎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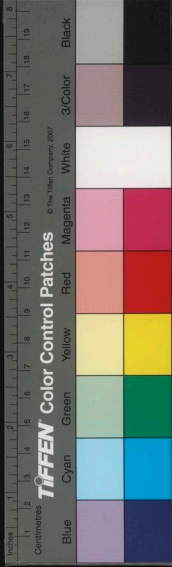
厄在白馬李贊皇初為子比門奏記有日者說曰公他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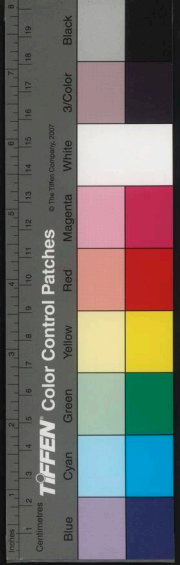


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而爾及登相位雖親族中亦未有  
畜白馬者會昌初入上朝堂專持國柄然性多忌刻當金  
之士有不協者必遭誣逐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懼遂諷  
給事中常弘景上有稱府不合兼領三司錢穀專政大  
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帝即位白自內庭登庸出德裕  
為荆南節度使旋屬淮南李相有吳汝納之獄上刑部  
侍郎為植專鞠其事蓋得德裕黨庇之迹因是坐罪竄  
南海歿而不返厄在白馬其信乎要氏錄

按真太尉衛國公為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  
人者詣門請謁公命與坐乃曰某善按冥也公初未之  
竒因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伺之生  
與公偕坐於西第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  
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遂請歸竟  
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  
按之年雜錄

西川費孝先善執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  
貨殖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  
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  
數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憇一屋下路人盈  
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頽覆  
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  
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





欲哺呼是洗沐重易巾擲是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  
 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  
 視皆罔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錄  
 狀是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  
 語上達郡守守命未得行法呼是問曰汝鄰北何人也  
 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  
 謂僚佐曰一石穀揭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辯雪誠  
 遇明即活之効搜神晉書符融辯董壹馮昌事相類  
 驗於事後自至和嘉祐以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  
 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謂人  
 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東軒  
羊錄

**字**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

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

中者名聞九重徽宗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

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

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

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

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

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畫鷲中貴馳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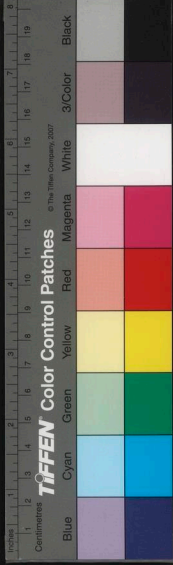
翊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

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即緣此四方求

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

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容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哉馬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為捷耳蓋也字着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為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云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即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職室以懷姪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

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一畫為十三也石驚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惟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為蛇字今尊閣所姪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豈則不能為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以藥下驗之無咎也明中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百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春着紀聞天字徵宗令中官索東宮書一字來乃以太字進又問石石曰此天子也左右為大懼上詢謂何石曰太子黜微橫此必太子也他日移置諸上豈非天字耶上以金帶錫之鐵圖山叢談



問字徽宗書問字筆勢兩直飛開命一隸特往石窰于側緘付之戒其到家方可發封隸歸奏上塔讀乃曰左看是君右看是君聖人萬歲遂補承信即有道士聞其事亦以問字占石曰門雖大只有一口道士愕然蓋所住觀無他黃冠唯童僕數輩猶未以為奇復書器字倩俗人徃占曰人口空多皆在戶外於是大服之

乃字謝石既歸蜀有七人文覺咸以乃字為問謂其無可辨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石在徽宗時常特稱承信即後因范覺民作相討論進奪一曰謂石我亦能拆字石詰之則曰尔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中石則終身右能出頭聞者大笑  
雜志  
一老堂

杭字高宗未登杭時用杖就地書一字令測曰土上

一字王字也終王天下議都杭州書杭字曰元术又來元术金國大酋也後果再至江州

春字高宗一日寫春字命相之其上半體墨重石曰春頭太重登日然時秦檜專權秦字春頭也日君象也

檜聞其言以為為已發恨之求其罪竄遠州

拆謝石字謝石既以相字著名常遊丹陽見道姑行市中執巨扇其上大書拆字如神石笑曰此術豈有勝我

者何物老姬敢爾呼入室書石字示之姑曰為名不成

得召師逢皮則破遇卒則碎石視之不樂然心服其言

明日訪所在無識之者蓋異人也建炎中石為利路一

天中記



尉武將王進邀之飲使拆其名石曰家欲走若圖事必  
敗時進以謀叛結黨欲發不以其語為然將起亂之夕  
乳媪踰垣告官逮捕下獄始嘆息曰悔不用謝石之言  
郡守疑石同謀而知反不告亦逮治坐削籍黥配蓬州  
後詢王進鄉里乃滄州南皮且起於卒伍悉如道姑言  
石赴配所道復遇之道姑道姑靠山而立令石相之人  
倚山而立莫非仙乎道姑批其頰曰尔以多口致累仍  
復然乎自尔黥迹盡滅

奇字賈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拆字費以策畫地作  
奇字術曰公相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立不  
成賈默不語禮而遣之恐泄其事使人害諸

草本

桑相元相哥丞相元名桑哥拜相後延術者書桑字令  
測曰今已作相但欲知相位日月久近曰木字十八字  
也上有三箇十字在相位當有四十八箇月相哥不滿  
遂更名相哥復書相字令測曰目字橫看又是四字若  
是則橫直只四十八箇月至元辛卯正月販時其言果  
驗

五星  
五星而慧善辨寶玉能別婦人妍醜聞其整

咳扣問數語即知其人美惡情性趙信相丞相專俾置

姬妾并王噐云

琴李雜志

巫

以舞降神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也象人兩裋

天中記

卷四十一

四十六



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

文說

巫覡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懣貳者而又能齋肅  
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明其明能光顯  
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  
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楚語周禮司巫掌群巫之政令  
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有男巫女巫

秦田巫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  
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  
夢尸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麥  
矣昔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巫田巫示而殺  
將食張如廁陷而卒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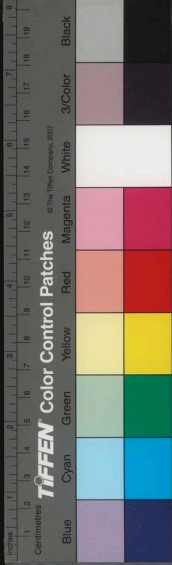
懸婦人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  
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入於以求之母乃  
已疏乎道

信巫晉楚靈王驕恣輕下信巫祀之且躬儻壇前吳人  
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榘子  
新論

何不告祀哀公射而中穆其口疾不肉食桐稷而善卜  
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  
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柱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  
而疾去楚  
說

鄴令沈巫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歲飲百姓錢為  
河伯娶婦巫行視小家女好者浮之河上行數十里乃





沒鄰至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更求好女送之使吏卒抱太巫嫗投河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趣之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凡三投弟子復投三老河中

中記

神巫鄭有神巫曰季咸云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徒

子列

巫咸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驗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極

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

法

巫陽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乃下招曰魂兮歸來此

宋玉招魂

乘馬斬巫班超使西域于閻王廣德聞超至槽意甚踈

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驪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就超請馬超許之而令巫自求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送廣德因辭讓之

東觀漢記

卓求布倉卒無布有手中言曰可用耳便取書手中上作兩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舉謂卓曰慎此也卓後

為呂布所殺

山明錄

再珠夏統字仲御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裝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杓擊鼓撞鍾聞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



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俱行統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回舞靈談鬼笑飛觸桃拌醉酢翻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

出

書

晉教無虛義熙五年宋武帝北討鮮卑大勝進圍廣固軍中將佐乃遣使奉牲薦幣謁岱廟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縣索氏之寡妻也能降靈宣教言無虛唱使使者設禱因訪克捷之期秦氏乃稱神教曰天授吏輔神麾所擬有征無戰曩爾小虜不足制也到來年二月五日當尅如期而三齊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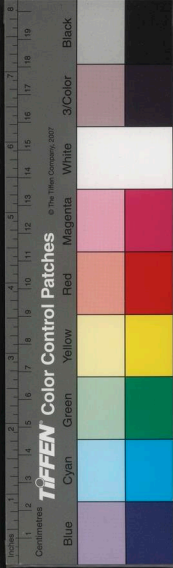
述異記

楊婆罽林王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大

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闕有楊婆兒歌蓋此徵也武帝有疾又命楊氏日夜祈禱

書

刻期得魅宋高祖永初中張春為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忽便失性出外歐擊人乘自云已不樂嫁俗人巫說是邪魅將女至江際擊鼓以術呪療春以為欺惑百姓刻期須得妖魅翌日後有一青蛇來到巫所即以大釘釘其頭至日中復見大龜從江來伏于巫前更以朱書龜背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龜從江中出乍沉乍浮向龜隨後催逼龜自分死冒來先入慢與女辭談女慟哭云失其好姻自此漸差或問巫曰魅者





歸於一物今安得有龜蛇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器

尚明錄廣五行記

是其對所獲二物悉以示春春始知靈驗五行記  
天神賜符宋文帝時務本業使官內皆蚕欲以風勵天  
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為劫坐没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  
應閭婢王鸚鵡白公主通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蚕  
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常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  
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燂珠圓青可愛於是主  
及劭並信惑之號曰天師後遂為巫蠱行弒逆而敗史南  
誠有暴禍魏道武開臨有學問熾天文先是有神巫誠  
云當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咸清河  
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夜恒變易寢處人莫

能知惟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門子清河王穆

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為內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

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

宋書索勇傳

妖妄類之惟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讖汝曹所見勿

訓

為妖妄  
須衣為信袁君正字世忠昂子也少聰敏以貴公子早

得時譽為豫章內史性不信巫有師萬世榮稱通術為

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

衣為信命君正以所着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與

北斗君君王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為亂政即刑于

南史

衆鬼為厲衛昭王爽討突厥明年徵為納言高祖甚重  
之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崇宗視之云衆鬼為厲爽  
令左右驅逐之數日有鬼物來擊崇宗崇宗走下階而  
斃其夜爽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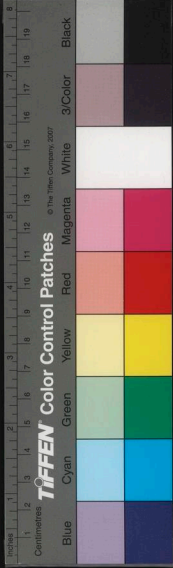
附書

左道肅宗重陰陽鬼神之事或命巫媪行郡縣為厭勝  
之術有被入王輿遂以左道為相代宗亦篤信之凡所  
修築動壘禁忌而奸人黎幹得以左道尹京又內集衆  
工編刺珠綉為御衣既成而焚以為禳除且無虛月唐書  
分祈山川肅宗嘗不豫太卜云崇在山川王輿乃遣女  
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來傳而行上令  
中使監之因緣為姦所至干託長吏以邀賂遺一巫盛

年而美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為蠹弊與其徒宿於黃  
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鑰不可啓震破鎖而入  
曳女巫階斬之所從惡少年皆斃閱其贓賂數十萬  
震籍以上聞仍請贓錢貸貧民租稅其中使發遣歸京  
肅宗不能詰上

月明政雪朔方先鋒兵馬使南陽郡王白元光與回紇  
合兵於涇州靈臺縣西共破吐蕃等十餘萬最初白元  
光等到靈臺縣欲探知賊勢為月明思少陰晦迴紇使  
師巫便致風雪及達明戰吐蕃盡棄凍弓矢皆廢披獲  
徐進元光與迴紇隨而殺之上

天師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果公之後善為政州境元



陽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  
有監軍携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告歸遂號天師  
既而亢旱滋甚境內莫知所為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  
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師主師親自為請巫者許  
之惟謙迎自私室躬為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饌自旦  
及夕立於庭下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為爾飛符于上  
帝請兩三日雨當足矣觀者雲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  
土災沴亦由縣令無德為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引  
罪於已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宅惟  
謙曰天師已為百姓此來更乞祈禱勃然怒罵曰庸瑣  
言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為惟謙謝曰

明日辨此

相送送明郭將歸有醴一無所設坐於堂上

大怒惟謙

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湏斃此馬敢言歸

叱左右曳

於神堂前杖背三十投於渾水祠後山極高

遂令設薦

焚香端笏立於其上閩縣駭云長官打殺天

師馳走者

紛紜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惟謙遂巡四合

雷震數聲

并澤大樹數尺於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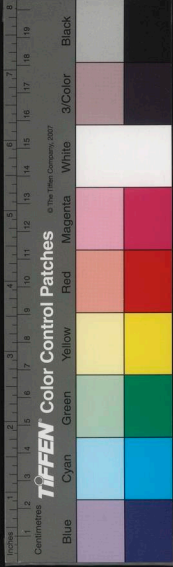
下州將以專殺巫者初亦怒之既而嘉其精誠有感與

監軍表言其事制書褒曰狄惟謙劇色良才忠臣華胄

觀此天厲將殫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

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爪遂使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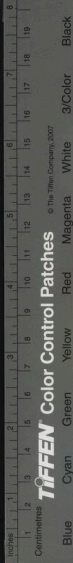
風潛息并澤旋流是天心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褒



善特頒朱綬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賜章服拜  
錢五十萬後歷絳隰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劉誠  
狂巫木僕卿嘗親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蒞  
忽詣之欲為禱祝帝不知其詐擇日為壇手書官衙一  
道與之巫即大叫曰帝親有異志當大懼凡所玩用財  
物盡古之時崔侃充京尹有府囚叛獄謂巫者是其一  
輩里昏詰其衣裳忽異巫情窘乃具言其事既當申奏  
宣宗召覲至殿前獲明寃快復召宰臣諭曰昔親城當  
盛族昨為求官遂招誣謗無令酷吏加之罪憾巫便付  
京兆處死帝貶涪州司馬  
雲溪友議

為人延筭 唐長道縣山野間有巫曰權師善巫卜至於

邪魅鬼怪隱伏逃亡地祕山藏生期死限罔不預知之  
或人請命則焚香呼請神僵仆於茵褥上奄然而逝移  
時方喘息瞑目而言其事一日卧於民家瞑目幹十指  
云筭天下死簿數其遐邇邇州縣死數甚多次及本州村  
鄉亦十餘人合死者內有豪士張夫子名行儒與馬令  
有急告行儒者聞而懼遂命之至謂張曰可以奉為牒  
閻羅山免之於是閉目於紙上書之半如篆摺祝焚之  
既訖張以含貽馬奔奉之巫曰神只許其毋子即奉還  
以俟異日所言本州十餘人筭盡者應期而歿惟張行  
儒免之及牝誕駒遂還其主其牝呼為和尚云此馬曾  
為僧不了有是報自爾為人延筭者不少為人掘取地



下隱伏者亦多言人算盡者不差。剝刻以至其家大富。  
取民家牛馬資財遍山盈室。王堂開誌

攘災有里人為隣巫所惑謂當有災宜謝神乃殺家豬  
釀酒聲鼓以祀時官禁屠牛私釀法甚峻又當國忌不  
合動樂併犯三罪為吏所擒家長隣保皆抵重罪連及  
數十人此乃禳災適所以致災也其愚如此。因誌錄

斬巫絕火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處火起居  
民頗憂恐有巫楊媪因之遂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  
如其言民由是竟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  
火也宜殺之乃斬媪于市自此火遂絕。吳越備史

恣為神語錢僖年十八出為湖州刺史有妖巫登衙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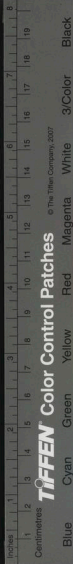
大樹恣為鬼神語人皆警畏僖曰妖由人興命王怒而  
射巫某請命因鞭之州人咸服。上

命狗命子齊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為樂將欲祭也  
狗入室果呼之曰富出巫曰不祥也家果大禍長子死  
哭曰樂乎而不似悲也。子

靈山大荒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眠巫彭巫姑巫真巫  
禮巫植巫謝巫羅十人從此升降百樂爰在。山海經

何婆唐張鷟在江南洪州聞土人何婆善琵琶。與同

行人郭司法質焉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  
柱和聲氣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  
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品少者官高品



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

品更後年減四品忽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朝野  
僉載

來婆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填門飛鴛往觀之

見一王帶將軍下一匹紅綾請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

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

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告請甚多必

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即隨意支配

神巫天寶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顏魯公妻黨之親

也魯公尉于醴泉詣范尼問命曰神巫某官階盡得五

品否范笑曰鄰於一品顏即所望何其早耶魯公曰官

階盡五品着緋衫帶銀魚兒子補齋即某之望滿矣范

指座上紫綠布簾曰顏即於衫色如此其功勞名節其

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曰顏

即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及魯公為太師使于蔡州

不歎曰如范師姨之言吾命懸于賊心矣

戒蔡州談  
帝待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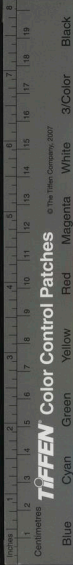
射丁侯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盡丁侯于策三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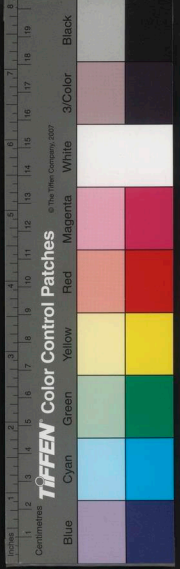
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者占云祟在周丁侯恐懼乃遣

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為臣虜武王許之歸為太師尚父

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遣人來

降勿復過也比使者歸子之君所自愈矣使者辭去尚





天中記 卷四十一

五十五

父乃以甲乙日授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及至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越裳氏獻白雉

太公金匱六韜止有甲乙丙丁戊己日拔箭云

變人劉安善用藥及符能令人會笑則為婦人蹙面則為老夫踞地則為小兒

令人自縛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人自縛見形帝聞而徵之曰吾殿下夜光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杖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侘易消耳

使三人為之侯劾三人頓卧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是也朕相試耳辭之而蘇

後神仙傳劉平子同

不禁無刀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于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長情

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無刃

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楮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蓋捉搭彼山賊恃其善禁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楮擊

之彼賊禁者不復行所擊殺者乃有萬計

禁目鏃道陳顛達討桂陽賊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

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以釘釘柱姬禹

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顛達目中鏃出之

刃傷不怒張文詡常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

天中記 卷四十一

五十六



禁之遂為刃所傷至於頓伏床枕醫者叩頭請罪謝遷  
遣之附書

奏章

宋書墮地瘡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皆黜落甚  
惋憤乃齋宿于茅山道士葉虛中求奏章以問吉凶虛  
中年九十餘瓊為奏之其章隨香煙飛上縹緲不見食  
頃瘡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  
二人死後處分後一年瓊果得暴疾終獨異志

深懷得文李鄴刺合淝郡郡容有李慶士者自云能通  
神人之言合郡肅敬翻信巫覡處士來謁命械繫之  
日夫人背疽內潰施召醫藥無少廖愛女十人環

而泣自歸咎于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不得已解

而叩祈則曰告手翰一文俟夜當祈之又誠曰慎勿

易鉛槧公即系手草祝語繕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

一字既逾時刻并符以焚焚畢叩吟頓減黎明李生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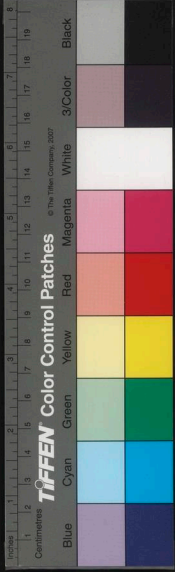
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見免猶謂遲遲誠公無得漏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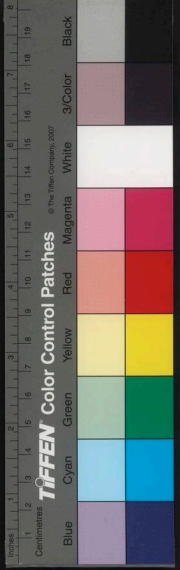
何為復注一字公曰無之生曰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

示則昨夕所燼之文也公驚愕漸謝竟無所取旬日告

別不知所往史闕

奎宿奏事徽宗寶籙宮醮筵常親臨之一日啓醮其主  
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  
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也上歎訝之





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

為此宿者廼本朝之巨蘇軾也上大驚唐庚詩話

宋華命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

道錄行持唐素以樸奏精虔著名伏壇出神上至層霄

忽被罡風吹擊遂排神馭氣方得至魔王界內且為天

花下墜所壓復努力作法直造天門三天監門大神又

行揮下乃默叩祖師張真君真君曰曾聞上帝勅命不

許受宋國章表但其辭意度切不可抑遏乃命有司引

唐諸王帝前適逢議下界公事稠衆中見真官引致二

神人衣裝皆如天帝但替下辮髮耳後有卜數人各荷

青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盡

一付汝神人者跪拜抵頷而退荷青冊人皆隨之續前

天丁謂唐某說宋國人數盡矣汝章之不達有由也唐

辭祖師還神不敢彰露丙子革命後方與人言續表 陸忠

近規

少翁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三夫人夫人

率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類云天子自

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武紀封 漢書

王夫人漢書作李夫人桓譚新論同少翁新論作李

少君拾遺記作董仲君

營陵人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

同郡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七婦死

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即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往當出戶時奄忽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列異傳搜神記江淹擬渚岳詩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血淚許至雍妻早亡雍每感嘆悲泣一日忽覺有人行吁嗟聲良久聞語云乃是亡妻云若欲得相見過趙十四每惜三貫六百錢自此常記其言後數年至蘇州將謁吳大伯廟遇男巫趙十四具陳懇切之意遂教其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趙生曰可去矣許相隨涕泣曰願志一物可以為記妻泣曰幽冥惟有淚可以傳于

人代令許雍汗衫懸樹枝掩而大哭而去許取汗衫視之皆血痕也許痛悼數日不食趙生名何蘇州人皆傳其事靈異記

金衣京兆進士納洛妓頗惑之五年而卒生悲咽痛

悼棄事而寐意其寢觀有言嵩山任處士有返魂之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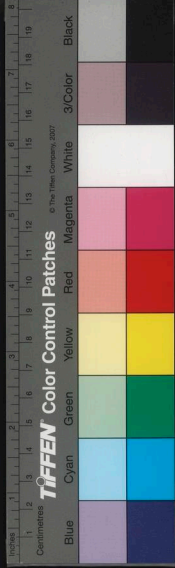
青固求見之任曰頃得一經衣之水以導其魂常搜得

一裙之金錢者任為致之無異平生任曰漚珠撞艸不

必多懷遠去常為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得伴

行雲不教布苑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唐史

八十一不返徐肇者徐温諸孫也蘇德哥為返祖先魂云  
西歷八十一年以上即返之不可也洞微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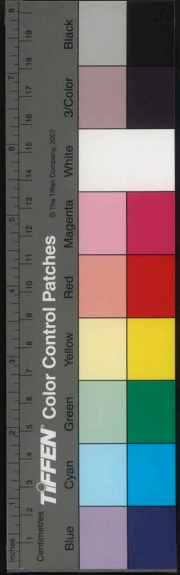


幻術

立興雲霧鞠道龍善為幻術嘗云有東海人黃公少得  
 為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縵束髮立興雲霧坐  
 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  
 伴死方士董仲君以事業獄伴死目陷虫爛故知以功  
 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聳眉動目荊州有鼻飲之  
 變南城有頭飛之夷非為幻也板譚  
 九賓樂安帝時作九賓樂舍利之獸從西方來藏於庭  
 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魚嗽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  
 出水遊戲於庭炫耀日光漢節典職  
 大悅悅故國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

喉脉令斷擊人頭之骨腦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  
 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二月復常又無  
 痕癩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又言其國  
 有大術者蠅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  
 齋蠅蠕來就票亡者十二三魏書

渡汾止虎由吾道榮琅瑯人也初晉陽人甚大明法術  
 為人膂力無識之者道榮聞之訪得其人以道榮好尚  
 乃悉授之謂道榮曰我本恒岳仙人有罪為天官所譴  
 今此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王汾河河水暴長其  
 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  
 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道榮嘗往晉陽至溱山中夜逢



猛獸以杖畫地即成火坑猛獸遂走

此齊書

變地崇仁縣有鹽池相傳陳司空黃法氈有奇術常欲變置鹽池於家山之下幅員六十餘畝至今水味獨

於他水而湛然清澈禽畜不敢觸之

此齊書

致婦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和有妖蟲異術常一見婦人即便能致場帝密使竊之素宅深處和

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奇其能詔素賜之

兩京記

弄幻弄幻之士因時而作殞瓜種菜立起尋策投芳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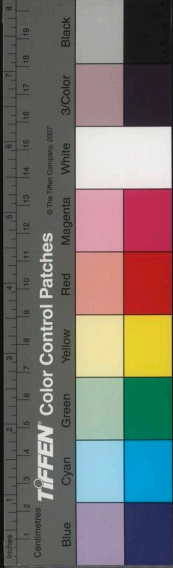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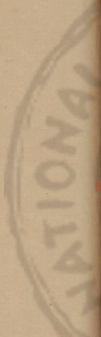
臭賣黃售白魔天與雲露畫地成江湖

孔虛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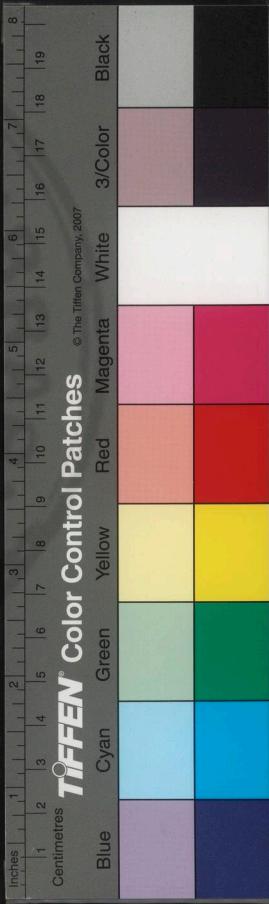
本刀元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奇伎

此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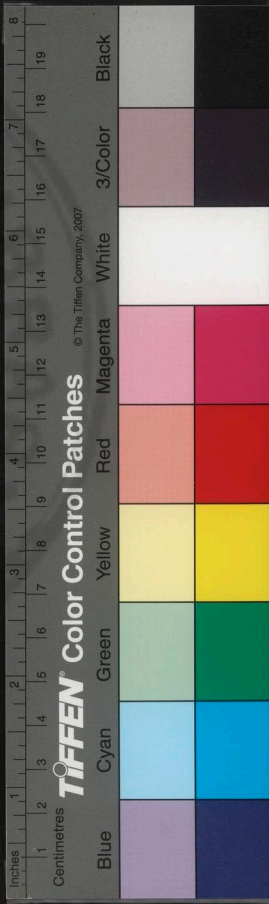
天中記四十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中記四十一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

射

觀德射之為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射者進

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之審固持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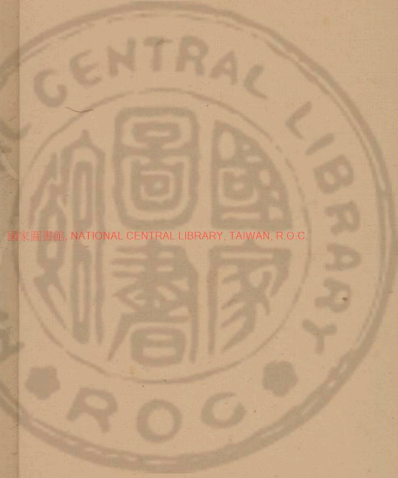
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作矣禮射

傳射陳音曰黃帝之後楚有孤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

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

羿羿傳逢蒙吳越逢蒙作射世射起于黃帝禮正義

脩臂史皇產而能書羿脩臂而善射淮修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射雀右目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游賀使羿射雀曰生

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

抑首而隗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帝王世紀

徹七札晉楚將戰潘延之黨與養由基疇甲而射之徹

七札焉左成

穿柳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

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

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

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矢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

善自必馬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馬

射依楚夙嘗有神白依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

之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

擁柱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王大悅楚史檮杌淮南子

賦養流涕而依號大

貫風耳蠅古之善射者穀方面獸伏鳥下弟子飛衛學

射於井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衛曰視小

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矐懸虱於牆間南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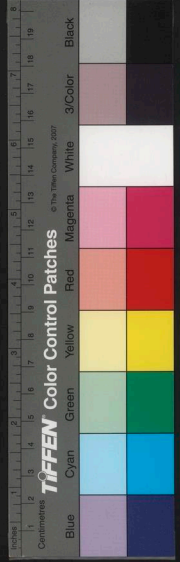
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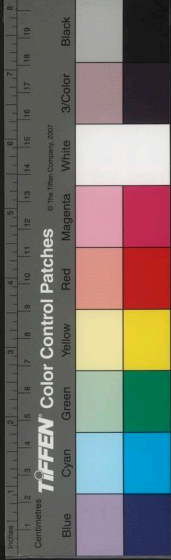
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符射之貫虱之心而

懸不絕昌既盡衛之術乃謀殺飛衛一日相遇於野二

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

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





馬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列湯問

連鶴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列蒲且子見雙鳧過之其不

被弋者亦下張華勵志詩蒲盧縈繳神威禽舊說蒲盧即蒲且也

矍相孔子觀于鄉射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燕揚觶而語

乃下令曰民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人射的中者勝不中者不勝令下而民皆疾習射日夜下休及與人戰

大敗之以民之善射故也韓子御覽的

愛管季賡為人長愛臂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者莫能及漢書

十發十中後漢陳王寵善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豎

矯書云寵射其秘法以天覆也載參連為奇三微三小

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中戟支袁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萬攻劉備呂布遣人

招備并請靈等饗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

耳乃令植戟於營門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文中首

當解兵不中留夾鬪布一發中戟支遂罷兵史雄

貫手著禁天史慈美鬚髯後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



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綠樓上行晉以手持檟焚惹引

弓射之矢貫手著焚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吳志

射有魯爾南徙州追騎至肅自樹有引弓射之矢皆洞

貫騎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上十四

發無不中魏舒字陽元少工射着常布入山澤每獵大

獲為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書後值朋人

少以舒免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容範開雅殆盡其妙舉

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謝曰吾之不足盡卿才有如此

射矣王隱晉書

三起三疊庾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傾注漢之力窮舟

車之勢師次于襄陽大會參左陳其旌甲親授孤矢曰

之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二疊徒衆厲目其氣

神射劉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於時稱為神

射記載

監刀前燕慕容翰字元邕晉成帝時北投宇文歸既而

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汝可百步監

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監

之翰一發便中刀鏗追騎乃散晉書

監箭百步慕容盛字道運遇盜陝中盛曰汝欲當吾鋒

乎試監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

當束身相授盜乃監箭盛一發中之盜曰即貴人之子

故相試耳資而遣之

不中為奇賈堅彎弓三百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  
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  
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  
拂脊再一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  
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甲之堅時  
年六十餘矣觀者咸服其妙十六國書  
秋漢書  
百步射處宜都王肅儼字宣儼少善射常以堀的太闊  
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井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  
十中尹南

小濟柳惲字文暢嘗與琅邪主瞻博射嫌其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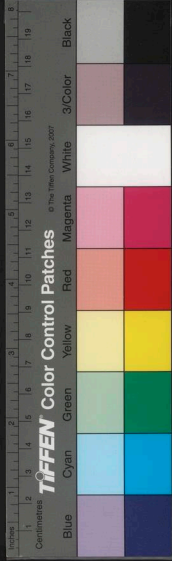
濶乃擲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

矢過山而墜丘南有山高四百餘大群臣仰射山峯無  
能踰者文成帝學孤發矢出三十餘大過山南二百三  
十步遂刊石勒銘魏

射宮銘宣武景明中幸鄴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群

臣勒銘於射所後於河內懷縣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  
侍中高顯等奏聖武自天神藝風茂巧會騶虞之節妙  
盡矍圃之儀威稜攸疊耐兕懾氣才猛所振勅慈珥心  
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字盛事奇跡請勒銘射宮

射至銘所魏北海王詳字季豫孝文自洛北巡詳嘗與  
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



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  
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為制史比  
射針孔宣武靈后胡氏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  
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尋開口温水登鷄頭山  
射象牙箭一發中之

二婦擊賊神武迎蠕蠕公主還不朱氏迎于木井北與  
蠕蠕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鷓應  
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  
此二婦並堪擊賊北史后妃傳

世載其德李遠賢之弟陵之後也當校獵于莎柵覓石  
于叢薄中以為矢免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

石也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視有此事公  
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得獨擅其美  
懸莎草豆盧寧字永昌嘗與梁介定遇於平涼川相與  
肆射乃相去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介定服其  
能贈遺甚厚七

持帖不懼蕭琮字温文後梁明帝之子昭明曾孫也博  
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馳馬射之十發  
十中持帖者亦不懼隋書

志射隋末有督君謨善矚目而射忘其日則中日志其  
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  
射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



之末後一夫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錮於是笑曰汝學射三年不教汝齧鏃法耳

錢載雜俎

緩箭強弓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梁歐陽詢作詩朝曰急風火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番覆

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着地兩手併擊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後帝見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童疏

也由是與詢有隙

長弓短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詣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梁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朝之曰長弓短度

箭蜀馬臨高蹯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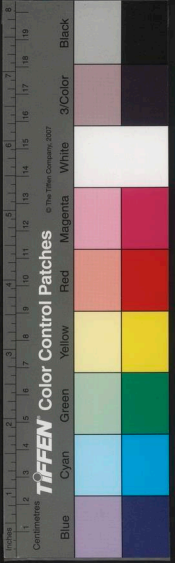
騎猪向南趨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訝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

三箭定天山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十札者卿

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令駾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餘皆請降擒其護葉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

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俱三十步唐殿中內供奉廬虞與李奮俱非稱善射者常三元禮射廬奮雖引滿射俱不及梁而墜互言其工拙奮戲曰奮與廬奮俱三十步左右不曉奮曰奮箭去



探三十步盧箭去身三十步歡笑久之御史筆記

馬上射兕玄宗東封微突厥大臣扈從發都下至加會

頓時有兕起于御馬之前上引弓旁射獲之頡利發下

馬持兕舞蹈曰聖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

土因令問饑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為飽

也續世說

風中鵝毛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

鵝毛共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美厚賜馬遺事

射空王栖霞善射嘗與文士遊虎丘寺平野齊目光以

一箭射空再發中之江東文士梁肅已下咸歌詠之補

謝天寶末逆將邢超然據曹州栖霞攻之超然乘城

令栖霞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城中氣懾遂拔曹州

三發連中爾宗初為忠王嘗與諸王射苑中矢三發連

中的觀者以為神

破竹宣宗幸苑中回顧伏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

者止尺餘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橫綜正扶矢曰朕以

法制感天下而竟羞窮寇敢來于我連年兵不解我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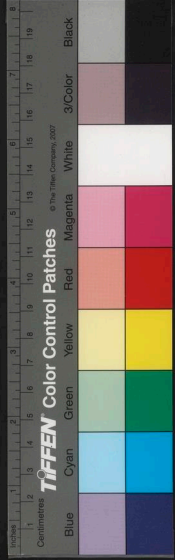
射此竹卜其濟否左右聳觀上攘袖挽弓一發洞其竹

分而為二矢貫于外左右呼萬歲賀於馬前未踰月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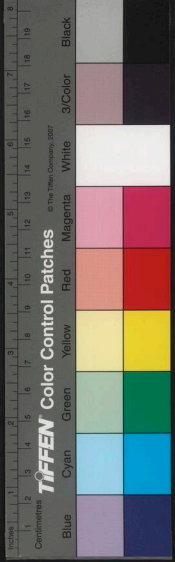
果感林語

射為石雄徐州人初討劉積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

射中其月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







射中謂

掛針韃李克用為李琢所敗亡入韃韃久之鬱鬱不

得志人常懼其圖已因時時從其群豪射獵或掛針于

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鞭中群豪皆伏以為神五代

中鏃前唐莊宗時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

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

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選其語亞次當來較

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旗鏃首百步謂昭文曰一

發而中願以此卮為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

矣

神箭王建次子元膺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盡毬擲馬上

馳而射之無不中五代翰林學士毛文錫作賦美之元

膺曰窮措大畏此神箭否外史

蕭中此實實仁莫父詢天成中有蕃使假道來聘仍以

孤矢大誇于吳人武肅宴於龍山擊場酒酣因以酒瓶

置射棚之上命蕃使射之蕃一發中瓶之實武肅命詢

曰汝能賽之乎詢曰詢雖不能願假王之威德請蕭中

實實以勝之遂授以親箭二一發中瓶之實再發中瓶

之實蕃使慙服久之王大悅因賜金瓶併帛器以獎之

吳越

箭鏃連墜宋太宗時康保裔善騎射弋飛走不中嘗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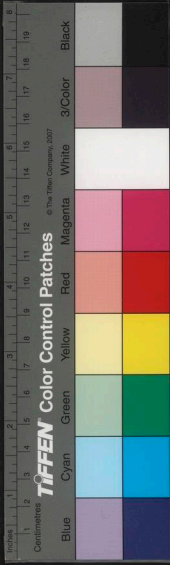
矢三十引滿以射箭鏃相連而墜大服其妙宋史

手熟陳克容字嘉謨真宗時舉進士第一工隸書善射

天中記

卷四十一

九



嘗以錢為的一發貫其也宋史克培善射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園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陳愈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漉漉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爾陳笑而遣之金史

發矢貫三宋史范廷召善射嘗出獵有群鳥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所至處彈射殆絕宋史

月支曹子建白馬篇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耶鄴直善經云馬射左邊為月支三枚馬蹄三枚

御

五馭保氏掌教國子以五馭一曰鳴和鑿二曰逐水曲

三曰過君表四曰舞交衢五曰逐禽左周禮

作御乘雅作御寒哀作御世本

造父師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冒御也執禮

甚卑秦豆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迺告之曰古語

曰良弓之子必先為其良冶之子必先為其良工觀吾

趨趨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

秦豆氏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趨

元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

何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列

節食量刀造父善御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量其馬力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也音

日行千里周穆王主乘驪騮耳使造父為御日行千

里往見西王母史

馬旁出延陵卓子乘蒼龍於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

則有利鋸策則引之退則策之馬不得進後不得退

遠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列其脚造見之泣終日不食

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在前引所以退之

也利鋸在後韓世以為巧晉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警

而飲諧技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等

樂道馳騫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為巧南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

擅轡策之制也然馬驚於出疏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

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疏也韓

街勒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

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街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

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善御馬正街

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

而極千里棄其街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

無街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故曰御四馬者執六





六韜

卷四

七

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

家語

千里之逐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申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競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馬騁而走轡不能正也

韓子

腐索杆馬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懷慄馬若持腐索之杆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皆人也以道尊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尊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

家語

馬佚意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

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顏回退後

三曰物來詎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駮曳兩服入于廐

聞之促駕召顏回問曰子何以知畢馬之佚也對曰

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

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

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

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

知之公曰善誠若吾之言也

上韓詩荀子謂問于顏

闔於子謂東野稷見莊公顏闔云去

良御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

天甲記

卷四十一

七

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東則馬失道矣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駢如舞非策之助也

子孔

三易三後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養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速臣先則恐速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子韓

秋駕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馬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受道

之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儒及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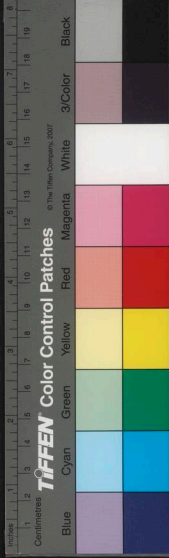
南

面背得曰臣有天幸今夕因夢受之南去鞭策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若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故不招指不出叱騁若飛鷲若絕矢蹕風追疾歸朝發搏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嬰

世業奇事也

上

乘雲入蜺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驚悅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閭





天中記

卷五十一

十四

闔淪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轂不能與之爭先是故大夫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凌霄縱志舒節以馳大區今兩師洒道使風伯掃塵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游于霄霓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劉勰偏照後守以全原

良工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匱奔駁車矣民者譬之馬也堯舜御之則天下正桀紂御之則天下奔於歷山于調車和馬夫御者馬體調乎車御心和乎馬則雖歷險至遠進退周旋無不如意雖有騏驥騶耳之良而御者獲中中之則馬反自恣而人不御也韋

數

九數大司徒六藝注數九數之計月包犧氏始畫小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魏劉徽九黃帝定三數章其經序及

十等隸首因以著九章漢備五數夏侯湯數名十謂之百十謂之千十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禡

十禡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有物者有事者紀於此矣過此往者則其數可紀其名未之或聞也夫

數一為特侯奇隻二為再兩偶雙三為泰四為乘風俗數度數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為度十毫為髮十髮為釐

天中記

卷五十一

十四

十釐為分十分為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用也

賈誼書

堅亥山海經曰帝令堅亥步日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十步堅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

地東西二億三萬二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

載數之極一行算法曰萬萬稜為載數之極矣或問之曰何以數之為載按孫子算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不能容下至於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

名曰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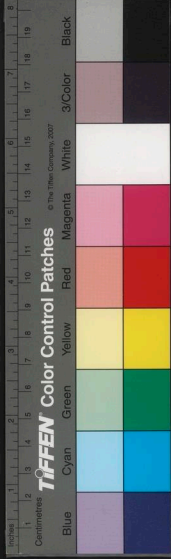
萬物之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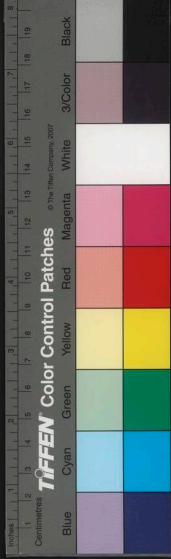
之理也書曰先其美命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美術宣於天下

漢志

九九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逼小流所以成六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蕩免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十相携而並至

說苑





越王餘美

晉安有越

王餘美策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

似角云越王行海作美有餘弃之於水生馬

吳志

學美南郡宜城王子山剎泰山從鮑子真學美

博物志

玄妙玄菟曹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

困米志其石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園

若干西園若干遂大署園門後出米西園中有一鼠大

堪一升東園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

數告之元理以手擎床曰遂不知鼠之珠米不如剝去

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斤元理復美其資業曰

何供饋之偏耶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

曰姐上蒸狔一頭厨中荔枝一梓皆可為設廣漢

謝事自入取之盡日為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瑤

瑤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馬

西京雜記

播豆驗覆趙達河南人治九宮一箕之術究其微旨是

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効

或難吞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

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覆其數驗覆米信

吳志

屈指心計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下箕徒屈指心計盡發

疑謬下吏以此服之

吳志

鷄免筭鷄免美國史譜紀之尚不明上下頭下下脚脚

即折半下見頭除脚見脚除頭上是鷄下是免

南郡新音

度度之起起於何吞曰度之起起於忽忽是神垂口中



吐絲名也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毫發蒙  
量量之起起於何答曰量之起起于粟粟是陰陽而生  
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為一圭十圭為一抄上  
秤秤之起起於何答曰秤之起起於黍黍是三稜草子  
也十黍為一糸十糸為一銖上

相

異相得言黃帝龍顏顙頸戴午帝鬻駢齒克眉八采舜  
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  
背偻臯陶馬口孔子及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  
或輔主憂世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化脇為  
許侯霸蘇秦骨鼻為六國相張儀化脇亦相秦魏項羽

重耳云羹嬖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前論

體小名高世人固有身虛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  
則否是以克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泰漏文王四乳  
則世亦有四乳者則駕馬一毛似驥耳上

聲浮色赤師曠見太子晉曰汝聲清浮汝色赤火色不  
壽王子曰後三年上賓於帝汝慎毋言殃將及汝師曠  
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周書

能相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  
其二子馬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

後於魯國左文

姑布子卿姑布子卿見趙簡子簡子徧召其子使相之



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戚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恤母恤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言哉子卿曰天所授也雖賤必貴簡子於是廢太子伯魯而以母恤為太子

史記

形狀末也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自隆頽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十釐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史記

家語布姑子卿謂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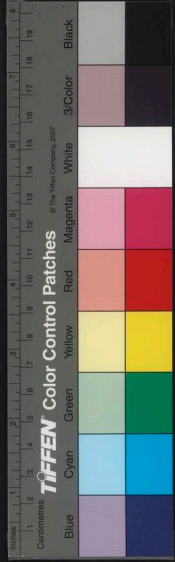
聖人不相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百日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然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魁頰感鷄膝攀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感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有所不知者壽也頽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四十三歲矣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疾馳懷黃金之印結綬於腰揖讓主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歲亦足矣

史記

非相古者有布姑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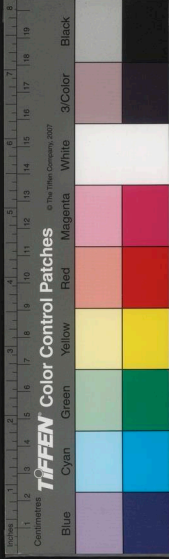
天中記

卷四十一



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故長短小大善亦形相非吉凶也蓋堯克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楚之孫叔敖突充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乘公子高微小短濟行若將不勝其衣白公之亂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及掌長短大小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當鼻的之狀色如削瓜閔天之狀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如植鱗伊尹之狀面無須虞禹黜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取相非

**驪方心圖**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田之為人雖少文禮亮直有丈夫節也考欲以為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聞諸孫卿其為人也長目而承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田而甚疑其目王用之三月果以詐得罪禮**豺聲狼心**大梁人豺繆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繆曰秦王為人隆準長目鵝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論**聰音聲**有龍淵者桓帝時善相人也於聰音聲尤妙二



千石相者龍淵下床贊之令長起侍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相者輒往來之會解瀆侯往相到門淵曰公當有至相何憂貧乎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為償債別以數百萬修居置業桓帝崩無嗣解瀆侯入為天子曰齊遂至司空

項氏始築篇記

四十二厄朱建平善相術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命術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小有厄願謹護之後文帝皇初十一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

七

崑崙孝武李太后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為會稽王有子

時后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而有虎厄帝召侍后救憂兩龍繞膝日月入懷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驗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因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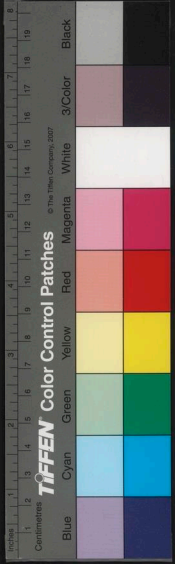
打虎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而崩

尚明錄

龍行虎步初桓玄篡位妻劉氏尚書鮑之友也聰明有智鑒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不為人下宜早為之所友曰我方平蕩中原非俗莫可待

開隴平定然後議之

宋書高紀



卷四十一  
二十  
飾冠宋長城僧願善相宗懿微時 曰謂宗君應為三

州刺史後果鎮廣豫等州宋帝召見之取東治囚及

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相願拈囚曰君多危難下

階便應鉗鎖謂奴曰君下賤人暫得免耶南史

日月相齊明帝脾上有赤痣常祕不傳江祜勸帝出以

示人晉書太守王洪範罷任還土祖示之曰人皆謂此

是日月相卿幸勿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

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南齊江祜傳

頃有伏龍梁武帝初為司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暉謂

帝曰君頂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梁書

音聲侯相武帝起兵時呂僧珍一夜忽頭痛吐熱及明

而顛骨益大其骨法盖有異焉又嘗語親舊曰吾昔在

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胡必

當不死俄而果愈及僧珍童兒時從學有相工歷觀諸

生指僧珍曰此有音聲封侯相也後 武帝起義平東

昏封平國侯南兖州刺史齊書

許負之術宣修容善許負之術曾正會登樓還語人曰

太尉今年必當不濟時靖惠王公尚康勝或以為不然

曰行步向前氣轉殊下若其不尔不復言相至其年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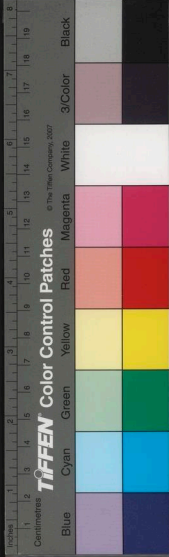
靖惠王薨及昭明入朝又云必無嗣立之相俄而昭明

薨金樓

九州骨成梁宜豐侯修泰軍陳冕善相人修因法會將

天中記

卷四十一



晃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晃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  
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蹙侵兼恐不得善終典三曰未  
五十小厄梁元帝初從劉景桀相術因訊以年谷曰未  
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  
及四十七為魏所滅南

相不可憑唐便喬子夔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  
鼎爨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夔必為方伯無餒乏  
之慮及魏虓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羅面  
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上朱建平善相鐘  
繇以為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  
三公肅六十二終于終領軍耳史氏以為蹉跌吾以為

相不可憑也

不相念賢字蓋盧為見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  
學諸生竟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生死富貴  
在天也何遽相乎周書

臉薄顧速東魏御史賈子儒善相太常卿崔暹引子儒  
潛觀齊王儒曰人有七天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  
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顧速非帝王相也皇甫  
王又竊觀王於道曰此不作物會是乖涕者謂太原公

洋三因

相貌非常龐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  
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



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  
何妄言也項之有雌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  
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晃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  
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

隋書

非人臣相郭弘道字大寶善相謂隋高祖曰公天事伏  
犀下相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高祖取弘道  
銀盆置之於地引弓射之謂弘道曰向言有驗當一發  
中之既發應弘而中弘道曰願公事驗之後賞金盆高  
祖大悅

唐書

四五得大官來和善相術同郡韓則嘗詣和相謂之曰  
後四五當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

而後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  
大官禡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

頭目賤人乙弗弘禮善占相初刺史泗州薛大昇隋時  
當坐事沒為奴貞觀初與數人請弘禮次至大昇曰君  
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自真是  
賤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昇有慙色乃解衣視之弘  
禮曰看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腰以下當為方岳之任其  
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焉

唐書

伏犀貫腦馬周詣袁天綱相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無  
有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代以來君臣道  
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



根恐非壽者周後至中書今年四十八卒舊唐書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大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纒纒令人志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蒿有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新

龜息必貴袁天綱相嘗執伏犀貫王枕當于益州立功名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史曰貴人在舟索客師常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松語曰吾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知而從之但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一驅驅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內

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潯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論驅驅丈夫乃是姜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詩預乞放杖孫思邈年百餘歲善醫術謂高仲舒曰君有貴相當數政刺史若為齊州刺史邈有一兒作尉事使君雖合吃杖君當憶老人言願放之後果如其言已剝其衣訖忽記憶遂放上

被落更揀張柬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二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第八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故退則天覽之以為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即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至宰相封漢陽王





虎厄常處厚在開州也常有李潼崔冲二進士來謁留連百餘日會有過客西川軍將某者能相術於席上言李潼三日內有虎厄後三日處厚與諸客遊山寺上方抵下方口已暮矣李先下崔冲後來冲大呼李云侍冲來李聞待地來聲謂虎至顛蹶陸下山趾絕而復蘇數日方愈及軍將迴謂李曰君厄過矣傳

卜事若神常相袞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相因惜其僭老命弟子就學其術僧云此事天性非其造次為傳其嘗於相君左右見一人可教適召小吏黃徹馬相命就某老僧遠於闔室中置五色盤架令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盡浮熟看之旬日後

倫認其白者後半載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昔聞中之視五線迴之白晝占人因傳其方訣且言後代當無加也李忠公吉甫云黃徹之占袁許之亞次也相隱市中五代錢鏐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斗牛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遂以相瀆隱市中陰求其人私謂起曰占君縣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曰此真貴人也召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因此人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

真將相李周盧嶽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



順隆隼眉目踈澈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晋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晋以圖富貴上

言事多中術士崔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內衛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衛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召至京師趙鳳諫曰好惡上所謹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明宗遂不復召上

下試相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大

下微相君嘗有之位極之日嘗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太司徒就徵未幾坐陳覺譖于

紀事乃賜死

唐南

足下龜文晋太常卿程遜足下有龜文嘗召相者視之相者告曰君終有沈溺之厄其後使於浙右竟葬於海魚之腹常讀李固傳云固足履龜文而位至三公卒無

水害同事而異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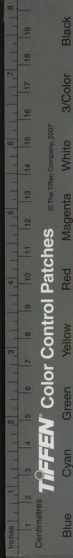
王堂

耳白於面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

書

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誇其言頗驗佛池

眼似王敦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吏報包極拜恭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



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鄞氏錄

得龍一體慶曆中河南道士許叟妙善相以為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極人爵見豫章人黃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得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為南省第一未及廷對而死

老本卷筆記

跛履斯聲注臨江新喻人熙寧中上殿奏對上問今臣僚中孰貴曰文彥博其次韓琦又問王安石何如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又一說云裕陵間文彥博跛履韓琦嘶聲何為皆貴注曰若不跛履斯聲陛下不得而

臣因問韓絳王安石馮京注云安石牛耳虎頭視

射徑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多

骨相所招東坡自謫海南婦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坡

荅曰此乃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

眼半筒配軍頭異日文章當知名然有遷徙不測之禍

今日悉符其語

瑞桂堂錄

百日伯主蜀人云李順敗后逃至利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為百日偏伯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又云方順之作有術士拆順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

老學卷

筆記

天中記



論心相形不如論心心相有三十六善不近小人不志  
故舊不念舊惡常行陰德之類三十六善全有位極人  
臣諺曰有心無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疲青箱雜記  
貴人福三貴人之福有三愛談清虛常親文史衣不嫌  
舊食無重味此修福貴人志願許曰氣義邁倫好賢樂  
善急流勇退此積福貴人廣務華飾慣為奢侈多歡少  
憂深居簡出此享福貴人又云文人似武必率武人似  
文必執畧峯此數事則知相非止於氣色形神今之議  
相徒啓其俾心增其妄想爾故荀子有云擇術之謂也

畫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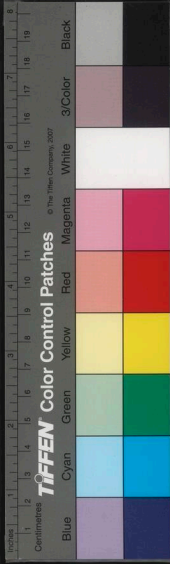
畫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  
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彩色掛象物也

存形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聲  
香宜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大於畫

六法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  
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

模移寫畫品

成化助倫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  
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  
應籙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  
迹曠乎瑤鈴事傳乎金冊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央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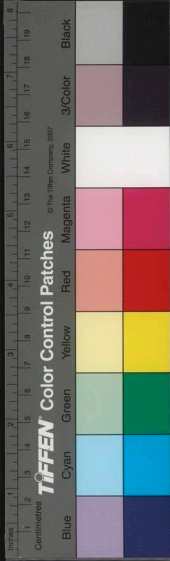
畫萌矣黃軒氏得於溫洛中籀蒼頡狀焉歷代名畫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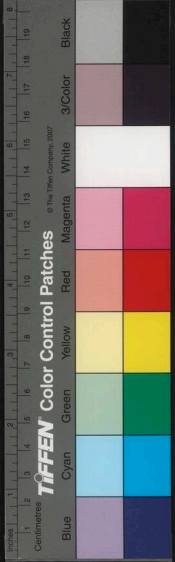
觀畫費子建云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  
暴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  
不忘食見志節死難莫不抗首見放臣斥子莫不歎息  
見淫夫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有  
乎此蓋者畫也

圖畫之宗世本云史皇作圖黃帝臣也其唐虞之文章  
夏后之鼎象則圖畫之宗焉其後繪事逾精丹青轉妙  
畫難易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大  
馬難孰易者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騰於  
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齊於前故易之也韓

周公輔成漢孝武帝欲以鈎弋趙婕妤好少子為嗣命大  
臣輔之惟霍光任重大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  
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圖畫見開誌

案圖召幸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  
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旬  
奴入朝求美人為閑氏於是上素圖以昭君行及去召  
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  
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竊案其事畫工皆棄  
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  
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為牛馬  
飛鳥象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





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京西

觀古圖畫成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

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

嬖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

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國畫見

足指畫獸張衡字平子昔建州蒲城縣山有獸名駭神

豕身人首狀貌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寓

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即

去之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獸今號曰巴

獸潭歷代名畫記

三美雲帝詔 畫畫赤泉侯伍代將相於省蕙命為讚

及書畫書畫與讚皆擅名於代時稱三美東觀漢記

有講學圖小列女圖傳於代名畫記

雲臺北風漢桓帝時人劉褒曾畫雲臺閣一作雲人見

之覺熱又畫北風人見之覺涼官至蜀太守孫暢之述

為夷作圖蜀南夷其俗徵巫鬼好盟詛投石結草官常

以盟記要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先畫天地日月君長

城府次畫神龍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遠

行安邱又畫夷牽牛負酒賣金寶詣之以賜夷夷甚重

之上

嚴季像楊脩字德祖有俊才與陳思王友善善畫有曲

京圖嚴君平像吳季扎像並晉明帝題字傳於代上

墨落畫蠅吳曹不興畫屏風墨落點素因就畫為蠅孫  
權以為真以手拂之具與張彥遠名畫記云或以為楊  
脩

畫龍若其曹弗興嘗於溪中見赤龍矢矯波間因寫以  
獻孫皓皓賞激珍藏之至宋文帝時累月旱曠祈禱無  
應於是取弗興龍置水傍應時兩足陳朝謝赫善畫  
嘗閱秘閣歎伏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為若見真龍尚書

見形廢宅鍾會地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  
劍可直百萬常仕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迹作書  
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最知是鍾而無得也思所以  
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

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貌如

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世說孔氏志怪曰于

時咸謂最之報會過于所失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畫聖抱朴子云衛協張墨子立為畫聖孫鴻之上林苑圖

協蹤最妙嘗畫七佛圖不點眼睛人或疑而有請協謂  
不爾即恐騰空而去顧愷之以丹青自名獨慎許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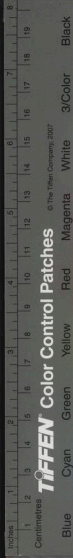
七佛與烈女圖席而有情勢毛詩此風圖巧密於情思

而自以所畫為不及謝赫云古畫皆畧至此始精大法

頗為善善雖不備該形似而有氣顏陵跨群雄曠代絕

筆在第一品曹不興下張墨荀最上名畫

好畫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



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亦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

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世世以為有益始重畫

世說

過江第一晉王廙字世將苦屬詞攻書畫過江後為晉

朝書畫第一音律衆妙畢綜元帝時為左衛將軍封武

康侯時鎮軍謝尚於武昌築寺造東塔戴若思造西塔

並請廙畫廙畫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時右軍亦學

畫於廙廙畫孔子十弟子法其云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

必將陪余堂構今始年十六學藝之外書畫過月便能

就余請書畫法余畫孔子十弟子圖以勵之嗟爾羲之

可不勗哉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吾餘事雖不足法

而書畫固可法欲汝學書則知積學可以致遠學畫可

以知師弟子行己之道

名士畫記

誤筆成生王獻之善丹青禎温使畫扇筆誤落因就畫

一鳥駁特牛甚妙

晉書

子敬又書駁牛賦於扇上此扇義

熙中尤在

名士畫記

古來未有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多才藝尤工丹青

傳寫形勢莫不妙絕世說云謝安謂長康曰卿畫自生

人以來未有也

又云名畫答頌古來未有也

顧常悅一隣女乃畫女

於壁當心釘之女患心痛告於長康拔去釘乃愈

搜神記云

思江快美女畫儼

儼

顧虎頭為高人畫扇作阮籍嵇康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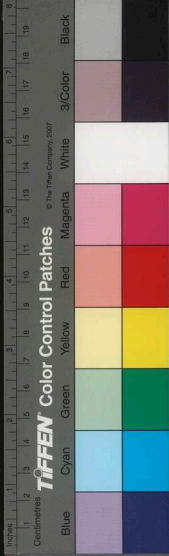
點眼睛送還扇主曰點眼睛便欲能語

俗說

顧云畫人四

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世說





登樓去梯顧凱之建層樓為畫所疾風暴兩烈暑祁寒  
並不下筆炎涼皆遇天地明朗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  
子罕見品畫

六法為備宋陸探微善畫事明帝人謂畫有六法探微  
衛協得法為備平生多愛畫古聖賢像唐張彥遠謂體  
軍道舉風力頓挫一點一拂動筆新寄固自不凡矣

弱畫蟬雀顧景秀武帝嘗賜何戡蟬雀扇是景秀畫後  
戡為吳興太守齊高帝求好畫扇戡持獻之陸探微顧  
寶光見之皆歎其巧絕扇畫蟬雀自景秀始也名畫記

畫師止瘧顧寶光能畫建康有陸溉患瘧經年光嘗詣  
溉卧前謂光曰我患此疾久不得療矣君知否光寶曰

不知即伏室命筆以墨圖一獅子令於外戶榜之

曰此出手便靈異可虔誠致禱明日當有驗溉命張

外遣家人焚香拜之已而是夕中夜戶外有窸窣之聲

良久乃不聞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于

戶外皆點焉溉病乃愈時人異之入朝窮

荆木方丈謝莊字希逸性多巧思善畫制木方丈圖天

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珠合之則富內為

一作畫琴帖序自序其畫云名畫記

畫姬愈病劉瑱字士温繪弟也文藻家隸丹青並為當

時所稱時有榮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為當

世第一瑱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



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瓊不別瓊乃令蒨畫王形像併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瓊乃密使媼妳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曰故宜其早死於是情遂歇病亦痊除此妃亦被廢咎因即以此畫焚之南史三十九

三絕梁元帝初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置儒林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粟餼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南史元帝嘗畫聖僧武帝親為作讚任荊州刺史時畫蕃客入朝圖帝像稱善具梁書又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獻之書

畫真知名武烈太子方等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

扇圖山水蕭貴字文真好學有文才能善書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南史三十四

栢堂畫聖梁乘僧繇吳人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栢堂栢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類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毀拆名畫記

畫鷹止鷓潤州興國寺苦鳩鷓棲梁上穢汗尊容張僧繇乃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鷓皆側首向簷外看

天中記

卷四十一

三十四



自是鳩鵲等不復敢來朝野僉載

龍不點眼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每

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妄誕固請點之因為落筆才及

二龍果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眼者見在初

吳曹不與圖青溪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象於龍泉

亭其畫留在秘閣時宋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龍泉亭遂

失其壁方知神妙名畫記

畫龍湖開鄞縣大梅山頂有梅木伐為會稽禹廟之梁

張僧繇畫龍于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後人

見梁上有水淋漓始駭異之以鐵索鎖于柱四明經

三祖晉宋以來以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為畫家三祖

錄 談實像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妙名畫記

二絕顧野王字希馮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

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

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

二絕陸探微 畫草虫

畫妖後魏元兆能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為物所憑兆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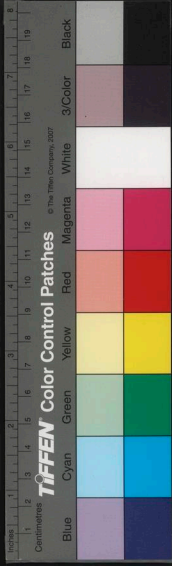
此畫妖也天下有至神之妖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在

水之魅以法治之乃廣化寺壁畫鬼魅并登州府志

蒼鷹北齊廣寧郡王博涉多才善常於廳壁畫蒼鷹觀

者疑其真鳩雀不敢近名畫記

二絕楊子華常畫馬於壁每夜嘗聞蹄聲長鳴如索水



草聲圖龍於素卷舒之輒雲氣蒙集世祖重之使居禁  
中天下號為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時有三子中  
善恭通神號為二絕名畫記李嗣真  
古畫后品

鬪雀如生劉殺鬼與楊子華同時世祖俱重之畫鬪雀  
於壁開帝見之以為生拂之方覺錫賚巨萬名畫  
記

畫閣江山隋展子虔歷北齊周至隋為朝散大夫而所  
畫臺閣雖一時如畫展不得以窺其妙寫江山遠近之

勢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繪圖  
寶鑑

畫外有情畫展字伯仁汝南人以才藝稱鄉里號為知  
海尤長於畫雖無祖述不愧前賢風德名流見者失口

與展子虔齊名曾作道經變相為時所稱自非畫外

情參靈酌妙入筆胥之莫與化人同遊何以臻此

嗣真云畫展同品畫有展之車馬展亡董之臺閣名畫  
記

蛺蝶圖唐滕王元嬰善畫蜂蟬燕雀驢子水牛曾見一

本能巧之外曲畫情理名畫  
記史傳不載惟張彥遠歷代

名畫記中書之及觀王建宮詞云內中數日無宣喚傳

得滕王蛺蝶圖乃知其善畫也見開  
志嗣滕王湛然善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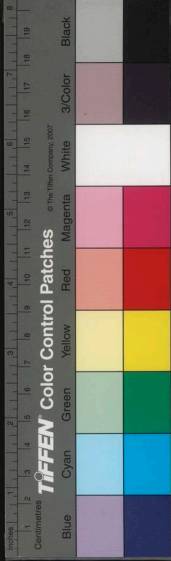
花鳥蠶連官圖繪  
寶鑑

輝暎前古關立德父毗在隋以丹青得名與弟立本齊

名立本嘗寫秦府十八學士凌烟閣功臣等悉皆輝暎

前古時人咸稱其妙上李嗣真云太安博陵難兄難弟

自江右陸謝云亡北朝子筆長逝象人之妙實為中興



至如萬國來庭奉塗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序  
位折旋矩規端簪奉笏之儀則說謫怪鼻飲頭飛之俗  
莫不盡該豪末備得精神諫立本至荊州視張僧繇  
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  
又往曰名下足無虛上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  
去劉賓客嘉話

畫鶴一絕蘇稷字嗣通畫蹤如關立本尤善畫花鳥人  
物雜畫畫鶴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也名畫今秘  
書省有畫鶴時號一絕秘書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  
實知章草書即餘令鳳相傳號為四絕元和中韓公六  
為校書即挾彈中鶴一眼詩人乃謂之五絕南

地獄變相張孝師為驃騎尉善畫嘗死而後生故  
獄相為尤工吳道元見之因效為地獄變相國繪寶鑑

前身畫師唐王右丞維家於藍田玉山遊止朝川兄  
以科名文學冠絕當代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  
詩者也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共生而風標特出今京都  
十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畫楓成一圖朝川山谷舊盤

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嘗自題詩云夙世謬詞  
客前身應畫師慈恩寺東院王維與畢庶子鄭廣文各  
畫一小壁時號三絕故吏右丞宅有壁圖山水蕪題記

亦當時之妙也畫王維嘗至招國坊吏故休宅見屋壁  
有畫奏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實裳羽衣



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補 四史  
五馬失二寧王善畫馬開元後花臺樓壁上有六馬  
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王面花驥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  
鬣信備如也後壁上惟有五馬其一失去信知神物持  
與變化俱也譜城

廐馬皆師韓幹藍田人天寶中召入供奉上令師陳閱  
畫馬怪其不同詔因詰之奏云臣自有師陛下內廐馬  
皆臣之師也上甚異之詩 韓幹開唐之際忽有一人朱衣  
玄冠而至幹問曰何得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畫  
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  
蒙君惠駿足免為山川跋涉之勞亦有以酬効明

人送素纈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獨異 建中初會

有人牽馬訪警稱馬患脚以二千求治其馬毛色骨相

警未嘗見笑曰君馬酷似韓幹所畫者真馬者固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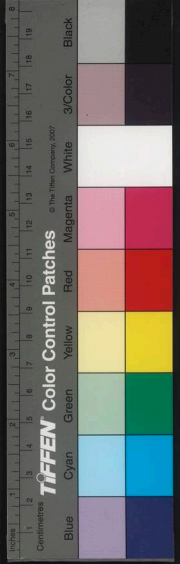
因請馬主逸市門一匹馬警隨之忽值韓幹亦驚曰

真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

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脚有

一點、缺方知通靈矣馬警所復錢用厯數主乃成  
泥錢百陽 玄宗好大馬御廐至四十萬遂有沛父大馬  
命王毛仲為監故使燕公張說作駟牧頌時主好韓  
君間生遂命悉圖其駿則有王花驄照夜白等時岐薛

廐中皆有善馬幹並圖之遂為古今獨步祿山



之亂沛馬種遂絕

名畫記

嘉祐中有使江南者渡采石

牛渚磯風大作不可渡於是禱中元水府祠是夕寢神

告留馬當相濟既寤獻所藏韓幹馬已而風止乃渡

宋坊畫丸張萱周昉皆工士女韓幹畫馬戴高工牛或問曰

何以但舉韓幹而不言曹霸止引戴嵩而弗稱韓混

答曰韓師曹將軍戴法韓晋公但舉其弟可知其師

也至如常鑿豎猶子鷗皆善畫馬但取其尤著者明

之難即過舉也

世俗見馬即命為曹韓曹見牛即命為韓混戴嵩甚

可笑諺云牛即戴嵩馬韓幹鶴則杜荀象即單得

也

援毫圖壁吳道子開元中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

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曰吾畫

筆久廢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劍一曲戾因猛勵以

通幽冥於是脫去縷服若常時裝束走馬如飛左旋

若轉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

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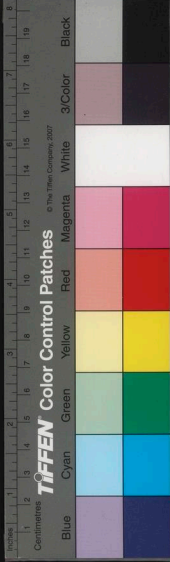
圖壁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繪事得意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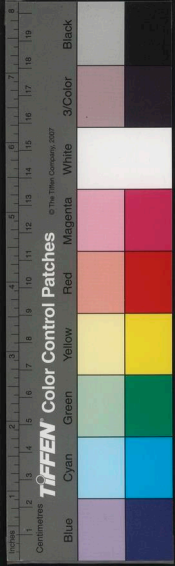
出於此志見開其畫在寺之西廡又張旭長史亦書一壁

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中獲觀三絕明皇雜錄吳道子凡圖

圓光皆不用天度規畫一筆而成有尹老云吳生畫與

善寺中門內圖圓光時長安市肆老幼士庶競至觀者





如堵其圓光三筆揮掃勢甚風旋人皆謂之神助錄書吳  
 道子畫內殿五龍其鱗飛動每天欲雨即生烟霧名畫要錄  
 吳道子訪僧請茶僧不加禮丞精筆硯于壁上畫駢一  
 頭而去一夜僧房家具並踏破被惱亂不可堪僧知是  
 道子道子遂到院祈求乃塗却畫處履說吳道玄畫景雲  
 寺地獄寶相寺僧寺云吳生畫此寺時京都人來觀咸  
 懼罪修福田兩市習活魚肉不三階院西中  
 三門東南吳生畫龍龍刷天王跡如欽有執爐天  
 女竊眸欲語詩塔道玄傳神寫照如欲矣語周元淨城  
 寺西廊萬菩薩院門裏兩壁有畫鬼神及鵬鵬  
 若脫壁軫與吳道子同時吳以其藝逼已募人刺殺之

志見開

一日之跡明皇天寶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吳生  
 驛駟令往寫貌及回日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並記  
 在心遣于大同殿圖之嘉陵江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  
 畢時有李思訓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壁累月方  
 畢明皇云李思訓數月之工吳道子一日之跡皆極其  
 妙也明日雜錄畫斷

通神佳手玄宗召李思訓畫大同殿壁薰掩障異日因  
 奏對詔云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通神之佳手也畫  
 三絕鄭虔善畫山水饒墨樹枝老硬黃筌山水有法虔  
 者好書嘗自寫其詩并畫獻明皇明皇書其尾曰鄭虔

天中記

卷百上

四



三絕繪圖  
寶鑑

外師造化天寶中有尚書郎張瑛性善繪畫多出意象之表松石尤奇東宮庶子畢宏亦以韻度擅名一時然每見藻翰墨未嘗不心服因問瑛筆法所授瑛曰吾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宏驚嘆而已

高簡

貌獅常無蚕玄宗朝以畫馬異獸擅名時稱常畫四足無不妙也魯見貌外國所獻獅子酷似其真後獅子於歸本國唯畫者在圖時因觀覽百獸見之皆懼

畫斷

身外丹青李林甫思訓弟思誨子也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曰中興唯白雲身外即丹青其畫迹甚佳山水小類李中含

名畫記

海圖李思訓子昭道夢人之勢妙又過之官至太子中舍創海圖之妙世上言山水者稱大李將軍小李將軍

昭道雖不至將軍俗因其父呼之

地獄變相張孝師為驃騎尉善畫嘗死而後生故畫地獄相為尤二吳道元見之因效為地獄變相

寫馬神采曹霸高貴鄉公髦之後髦之筆迹獨高魏代天寶末詔寫御馬及功臣相筆墨沉着神采生動

雅律張志

號煙波子常漁釣於洞庭湖顏魯公於吳

興知其高節以漁歌五首贈之張乃為卷軸乃隨句賦象人物舟船烟波風月鳥獸皆依其文寫之曲盡其妙

為世之雅律

名畫受錄



寫貌海山顧况字逋羽文嗣之暇燕攻小筆嘗求知新  
 亭監人或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仍辟畫者王  
 默為副尚書故實王默早年授筆法於可廣文虔平生大有  
 奇事顧看作知新亭監時默請為海中都巡問其意云  
 要見海中山水耳為職半年解去爾後落筆有奇趣畫名  
 畫得情性周昉善屬文窮丹青之妙郭汾陽婿趙縱侍  
 即嘗令韓幹寫真衆稱其善後復請昉寫之二者皆吞  
 能名汾陽嘗以二畫張旅坐側未能定其優劣一日趙  
 夫人歸寧汾陽問曰此畫誰也云趙即也復曰何者最  
 似云二畫皆似後畫者為佳蓋前畫者空得趙即狀貌  
 後畫者兼得趙即情性笑言之姿爾後畫者乃昉也汾

陽喜曰今日乃映二子之勝負於是令送錦綵數百疋

以酌之見附志

田家水牛韓滉字太冲公退之暇留意丹青書師張顛  
 畫師陸探微能圖田家風俗人物水牛曲盡其妙識者  
 謂驢牛雖目前之畜狀最難圖也惟晉公於此工之能  
 絕其妙畫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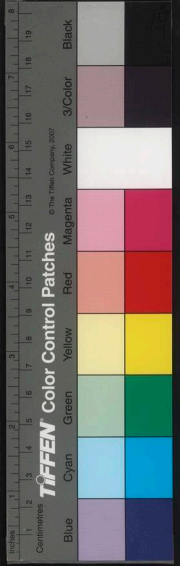
畫牛戴高初韓滉鎮浙西命為巡官師滉畫皆不及獨

於牛能盡野性過院遠甚至於田家川原亦各臻妙勇

嶧亦以畫牛得名善作奔逸之狀 高善畫水牛畫飲

水之牛則水中見影畫牧牽牛則牛瞳中有牧影拾遺

有藏戴崧牛圖與客觀旁有一收童曰牛闕力在前



尾在兩股間今尾掉何也

馬工惠嘗得鬪水牛一軸云厲歸其畫甚愛之一日展曝於書室雙扉之外存輪租莊賓適立於砌下疑玩久之既而竊哂公見而詰之莊賓曰某非知畫者但識真牛其鬪也尾夾於髀間雖壯夫致力不可少開此畫牛尾舉起所以笑其夫真也

見開  
水火張南本畫佛像鬼神甚工猶善畫火中和年嘗於成都金華寺大殿畫八明王有一僧遊禮至寺整衣拜殿壁間見所畫火勢熾逼人驚懼幾仆時孫位以畫水得名世之論畫水火之妙者獨此二子蓋水幾於道而應於神非筆端深造理窟未易形容也

清濟貫河唐常州太平寺中有一徐慶士友能作清濟

貫河一筆紆繞尋其端末長四十丈不斷却立而觀濤瀾

瀾河湧目為之眩仰首近之凜然若飛流之濺於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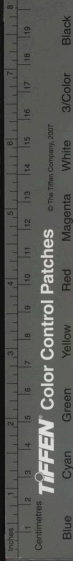
覺有寒色也時揚公觀而讚矣賞之不已畫監宋咸文秀

工畫水畫清濟灌河圖一筆長五丈自邊際起通貫於

波浪之間與衆豪不失次序超騰回摺圖繪寶鑑

三時山張詢南海人不第後流寓長安以畫自適後至

蜀中因假館於昭慶寺為僧梵休作早午晚三景圖於壁間率取吳中山水氣象用以落筆烏謂之三時山僖宗幸蜀見之歡賞彌日盖早晚二景人皆能為之而午景為難狀也其後王蜀主欲遷于所居與棟相連移之



則損於是遂止

山水訣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趨向善為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嘗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成一家之跡故闕全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為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畫孔雀邊鸞京兆人攻丹青最長於花鳥折枝之妙古所未有窮羽毛之變態奮春華之芳麗貞元中新羅國獻孔雀解舞德宗召於玄武門寫貌一正一背羣彩生動金鈿遺妍若運清聲宛應繁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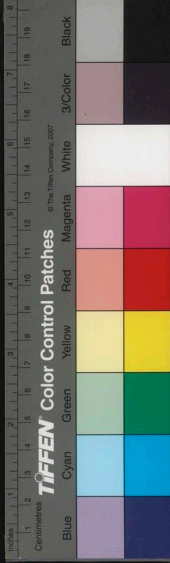
朝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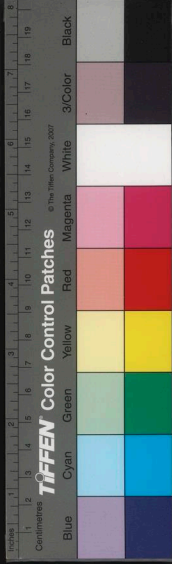
畫松劉商郎中愛畫松石時畢宏官至庶子亦善畫樹水石時人云劉郎中松樹孤標畢庶子松根絕妙畫出象外王宰者家於西蜀貞元中常臯以容禮待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於興善寺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風煖雲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內妙之至也

雪詩圖鄭谷有雪詩云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時人多傳誦之段贊善善畫因採其詩意景物圖寫之曲盡瀟灑之思持以贈谷谷珍頌之復為詩寄謝

見開志

畫鷗止栖江南道士厲歸貞善畫牛虎燕工鷲禽雀竹綽有奇思嘗遊洪州信果觀有三官殿夾紵塑像是玄





宗時所作體製妙絕當被雀鵠糞穢其上歸真畫一鵝

王堂閣語

於壁間筆跡竒絕自此雀鵠無復栖上

墨竹李夫人西蜀名家善屬文尤工書畫郭崇誦伐蜀

得之夫人以崇誦武弁常鬱悒不樂月夕獨坐南軒竹

影婆娑可喜即起揮毫濡墨模寫窓紙上明日視之生

意具足或云自是人間徃徃效之遂有墨竹

畫猶龍德中何尊師喜戲弄筆墨工作花石尤以畫猫

專門凡猫寢覺行坐聚戲散走伺鼠捕禽擇吻摩牙無

不曲畫其態度嘗謂猫與虎獨有耳大眼黃不相同云

畫鴉南唐梅行再思善畫人物牛馬最工於鴉以此得

名世號曰梅家鴉為閩鴉尤精其赴敵之狀昂然而來

疎然而待礫毛怒瘦莫不如生至於飲啄閑暇雖雌雄相

將衆雖散漫呼食助叫態度有餘曲畫赤憤之妙梅

行思江南人攻畫閩鷄至于瓜起項引迴環相擊宛有

角勝之勢畫評陳康肅家籠鷄一軸號為神絕見閣志

杜丹奪真梁于兢善畫杜丹幼年從學因觀學舍前檻

中杜丹盛開乃命筆做之不淡自奪真矣後遂酷思無

倦動必增有人贈詩曰看時人步溢展處蝶爭來見閣志

重鑿別梁劉彥齊善畫竹為時所稱世族豪右重鑿別

其所藏名迹不啻不卷每暑伏曬曝一一親自卷舒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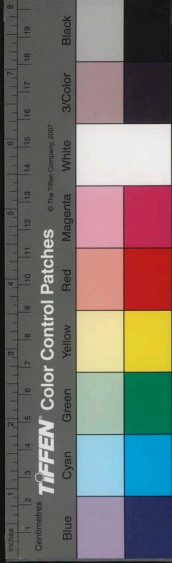
日不倦能自品藻無非精當故當時識者皆謂唐朝吳

道子手梁朝劉彥齊眼也上

六鶴殿黃筌字要叔善畫花竹翎毛兼工佛道人物山川龍水全該六法遠過三師孟蜀後主廣政甲辰歲淮南通聘信幣中有生鶴數隻蜀主命筌寫鶴於偏殿之壁整蠶者啄吾者理毛者整羽者啖天者翹足者精彩態體更愈於生往往生鶴立于畫側蜀主歎賞遂目為六鶴殿焉先是蜀人未曾得見生鶴皆傳薛少保畫鶴為奇筌寫此鶴之後貴族豪家竟將厚禮請畫鶴圖少保自此聲漸減矣時諺云黃筌畫鶴蘇稷戒價孟州畫錄八卦殿廣政癸丑歲新構八卦殿藻井之上輪排八卦故以號焉景命筌與其子于四壁畫四時花竹兔雉鳥雀其年冬景御斯殿有五坊節級羅師進呈雄武軍先

進者白鷹其鷹見壁上所畫野雉雜構奮舉再三瞻視不能制遂縱之直入殿搏之景絕賞良久曰昔聞其今見其人還令所進呈者引退無至搦損茲壁召其學士歐陽炯作八卦殿畫壁記仍付史館以表能事又寫白兔於繡素蜀主常懸坐側見開志益州畫錄畫評趙元長字慮善仕孟蜀國破赴關配文思院為匠人常備禁中之役畫馴雉於御座會五坊人按鷹有誰讎欲舉者上命縱之入殿字以搏畫雉上驚賞久之畫評

鍾馗樣昔吳道子畫鍾馗衣藍衫鞞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髮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筆迹道勁實繪事之絕格也有得之以獻蜀主者蜀主甚愛重之



常挂卧内一日召黃筌令觀之筌一見稱其絕手蜀主  
因謂筌曰此鍾馗若用拇指插其目則愈見有力試為  
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素畫  
一鍾馗以拇指插其鬼目翊日并吳本一時獻上蜀主  
問曰向止令卿改胡為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  
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以故不敢輒  
改也臣今所畫雖不追古人然一身之力併在拇指是  
敢別畫耳蜀主嗟賞之仍以錦帛漆器旌其別識見開  
每年杪冬末旬翰林攻畫鬼神者例進鍾馗馬丙辰歲  
忠義進鍾馗以第二指挑鬼眼睛蒲師訓進鍾馗以毋  
指刺鬼睛二人鍾馗相似唯一指不同蜀王問此畫孰

為優劣筌以師訓為優蜀王曰師訓力在毋指忠義力

在第二指二人筆力相敵難議昇降並厚賜金帛

益州畫錄

術畫孟蜀有一術士稱善畫蜀主遂令於庭之東隅畫

野鵲一隻俄有衆禽集而噪之次令黃筌於庭之西隅

畫野鵲一隻則無有集禽之噪蜀主以故問筌對曰臣

所畫者藝畫也彼所畫者術畫也是乃有噪禽之異蜀

主然之宋初有道士陸希直者每畫花一枝張於壁聞

則蜂立至向使邊黃徐越輩措筆定無來蜂之驗此

抑非眩惑取功沽名亂藝者乎至於野人騰壁美女下

墻禁五彩於水中起雙龍於霧外皆出方術怪誕推之

畫法闕如也故不錄

見開

王耕善畫而牡丹最嘉春張



于庭廡間則蜂蝶萃至本業文因畫所掩竟不成事孫

頭足兩展黃筆飛鴈頭足皆展不知飛鳥縮頭則展足

縮足則展頭無兩展者依地

圖扇誤取王元俊精于圖畫嘗畫一扇于齋中壁上客

至差誤取之備吳越

修理神足甲寅歲春未蜀王或夜夢一人破帽故攔龐

眉大目方順廣額立于殿階趾一足曰請修理之言訖

寢覺翌日因檢他籍見此古畫是前夕所夢者神故縞

穿損畫之左足遂命蒲師訓令驗此畫是誰之筆師訓

對云唐吳道玄之筆魯應明皇夢云瘡者神也因令重

修此足呈進後蜀王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止慮為

崇即命焚之益州畫錄

畫海水重羽字仲翔善畫魚龍海水其汹湧瀾翻只尺

汗漫莫知其涯涘也圖繪寶鑑

得山神氣董源事南唐善畫山水樹石幽潤峯巒清深

得山之神氣上

得山體貌李成字咸熙唐宗室世業僑寓與於畫師閑

全兄煙雲變滅水石幽間樹木蕭森山川險易莫不曲

盡其妙議者謂得山之體貌為古今第一上

婦人寫照五代婦人童氏江南人工道釋人幼當時縉

紳家婦女往往求寫照焉有文士題童氏畫詩云林下

材華雖可尚筆端人物更清妍如何不出深閨裡能以





丹青寫外邊

所畫六隱圖記范蠡至張志和等六人

乘舟而隱居者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甚可愛

畫雲烟

過眼云不知六隱故實為何事見宣和畫譜

墨竹蘇子瞻作墨竹從也一直起至韻米芾問何不逐

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畫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

作成林竹甚精于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

畫

怪怪奇奇無端如其骨中盤鬱也

集古名手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博覽法書名畫

故悟古人用筆意作書有晉宋風格給事集韻陸張吳

及前世名手所善以為已有專為一家論者謂鞍馬愈

幹佛像追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

王維當為宋畫中第一照眼前古者也

畫互見馬部

菩薩竹程堂字公明善畫墨竹好畫鳳尾竹又登我眉

山見菩薩竹有結花於節外之枝者茸密如裘即寫其

形於中峯乾明寺僧堂壁間儼如生也又象耳山有菩

竹紫竹風竹兩竹好事者已刻之石

畫

桃溪畋岸宋宗室婦曹氏善丹青所畫皆非優柔軟媚

取悅兒女子者真若有得于遠覽見江湖山川間勝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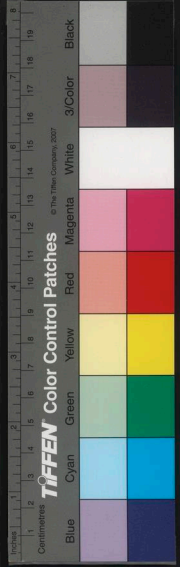
以集於筆端耳嘗畫桃溪圖畋岸圖極妙有品題者云

詠雪才華稱獨秀回紋機杼更誰知如何寫鳳鸞蒼吾

畫得桃溪畋岸圖由此益顯其名

宣和書譜

猥後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為鎮南府刑獄



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渠書之藝尤  
 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崇之子也  
 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  
 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為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  
 工巧雜處向使三賢直進素業豈見此耻乎頌氏家訓  
 畫師見羞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  
 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為詠召閻立本令  
 寫焉時閻外傳呼云畫師立奉時已為主鬻即中奔走  
 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青瞻望座實不勝媿赧退誠其  
 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濟流哇以  
 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誠勿習比末

伎術

金軸兄別王

居永寧里苦法書名畫以金玉為

鑿垣貯之重復固秘及被誅為人破垣剔取金玉而無

書畫於道且王播元載之禍書畫於胡楨無異長興

元凱之病錢俸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本字義安金

石錄序密齋題筆無此二句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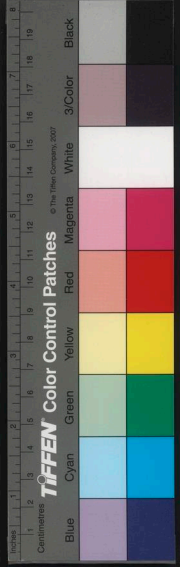
畫楊廣江都傾城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

嗜主死不能忘之矣上

畫龍自昔秦龍氏殒龍不復擾所謂上飛于天晦隔層

雲下歸于泉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畫龍惟五代

四明僧傳古大師其名最著畫龍者析出三停分成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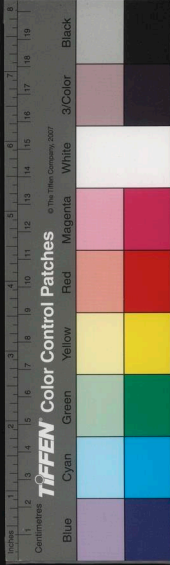
似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仍要駿鬣肘毛  
筆盡壯快直自肉中生出為佳也凡畫龍開口者易為  
巧合口者難為功畫家稱開口猶合口龍言其兩難  
也見開

丹青之病三代已前人皆既足三代已後始服木屐伊  
尹以草為之名曰秦世蔡用絲革靴本胡服趙靈王  
好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皂靴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  
右者穿紅錦鞞靴凡在經營所宜詳辨如閻立本圖  
昭君妃虜戴帷帽以據鞍王知慎畫梁武南郊有衣冠  
而跨馬殊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唐朝吳道嘗  
畫仲由戴木劔不知木劔創於晉代亦丹青之病再

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  
群公祖二疎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閻立本畫明君入匈  
奴而婦人有弄帷帽者夫芒屨出于水鄉非京華所有  
帷帽創于隋代非漢官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  
故實者乎隋唐書劉子玄太子什議

### 圍碁

兵法俗有圍碁或言是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疏遠多得  
道而為勝中者務相遮絕要以爭便求利下者守邊趨  
作罽白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  
廣道者也中計塞成阜遼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  
臨遠此守邊趨作罽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今



對中死碁皆生

桓譚新論

象地效天北方之人謂碁為奕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碁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布列效天文也

非

縱橫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

各一百五十枚

却戰漢藝經

九品夫圍碁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象四曰通幽五曰用知六曰小巧七曰闢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復云

十勢一六得貪勝二入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子爭先五捨小就大六逢危須棄七慎勿輕速八動須相應

九彼強自保十勢孤取和

劉仲庸

視君如棋衛獻公將入國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甯子視君不如奕碁何以免乎奕者舉碁不定不勝其偶而况置君而不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御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次年衛殺甯喜

左襄二十五年

大禪聖教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

費曰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禪聖教

西京雜記

臨敵圍棋后帝延熙七年魏曹爽寇漢中帝遣費禕禦之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其圍棋時羽檄交至人馬環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聊以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



無益孫權太子和常言當世士人宜請修術技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也後群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常暉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察穎好奕直事在置者頗數焉故以此諷之吳志

恭聖嚴武字子卿衛尉峻再從子也圍棋莫與為輩吳錄喜圍碁者世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碁聖之名

也抄

手談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手談世說王

以圍棋為手談故其在袁制中祥後客來即用方幅為

會戲語林

中興之冠江彩善奕為中興之冠徐廣王恬字敬豫與

濟陽江彩俱善奕棋為中興第一晉中興書江彩與王恢等

棋第一品道第五品范汪

劫急陳留阮蘭字弘茂為開卦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

急數簡方圍棋長嘯吏云劫急簡曰局上有劫亦甚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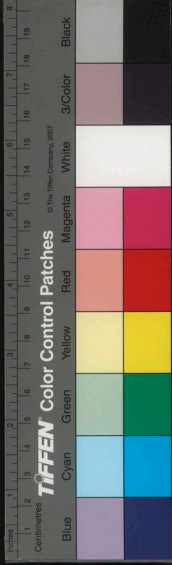
陳留志

奕具按江陶侃為荊州見州佐史博奕具投之于江曰

天中記

卷五

五十五



圍棋充舜以教愚子博設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  
為將吏則加鞭朴曰擣蒲者牧猪奴戲耳

父子圍棋王導嘗共其子悅圍棋爭道導曰與汝有瓜  
葛得尔耶說世

不即下江僕射影年少王導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  
道許而欲敵導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不行  
曰恐不得耳傍有客曰此年少戲乃不惡王徐舉手曰  
此年少非惟圍棊見勝上

圍棊應登殿仲堪在都嘗往看棊諸從在瓦棺寺前宅  
上千時表羗與人共在窓下圍棋仲堪在裏問表易義  
表應答如流圍棋不輟表意傲然殊有餘地殿撰薛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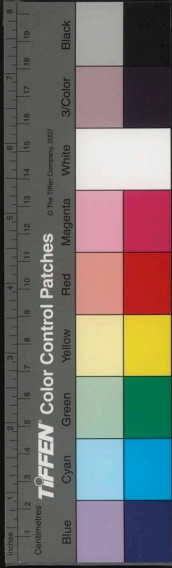
難每有往復俗說

志憂祖納遜兄也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邪則  
奕棋納曰聊以忘憂耳隱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  
不遇則以言違其才裁成國史俱取散愁何必圍棋必  
然後忘憂也祖述傳王隱傳

曳墮不變裴遐綽子也嘗在東平將軍周馥坐與人圍  
棊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曳遐墮地遐徐起  
還坐顏色不變復棊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晉書

惟許圍棊參軍于瓚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非為治之本  
自今擣蒲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之翼曰今惟許其

棋餘悉斷庚翼集



空知龍鳳晉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爛柯信安郡石室中晉時樵者王質伐木入山見二童

子棋與一物如棗亥食之不覺飢以所持斧置坐而觀

童子指謂之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人

昔有人駕牛採樵入蒙秦山見二老人奕棋其人係牛

坐斧而觀局未終老人謂曰非汝久留之所樵人起而

斧柯已爛牛已為枯矣

黎州圖經

賜局何承天素好奕棋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

局子及銀裝箏承天表謝上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

武之金耶

南史

裴碁羊玄保為黃門侍郎善奕碁品第三宋文帝亦好

奕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常中使至

今日上何召我耶其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淫颺既佳

風景當得劇碁

上

思深宋大明時瑯琊王喜善碁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

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遠善于大行思莊思遲巧于

鬪碁宋文帝世羊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入東宮與玄

保戲因置局圖還于帝前覆之蕭道成使思莊與王杭

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

决杭睡于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

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永明中敕杭品碁竟

陵王子良使蕭惠碁掌其事惠碁善隸書及奕碁

南齊書



飛棋宋明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直物議共欺以  
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杭圍棋依品賭戲杭饒借帝曰  
皇帝飛棋臣杭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  
虞扈曰先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南史

宋明帝好圍碁

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碁州

都大中王湛與太子右衛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  
之彭城丞王杭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傳楚之為  
清定訪問上

抑手齊高帝性寬嘗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  
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私厚如此上

破碁為局齊武陵王畢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

碁子良大比及退豫章文獻王謂畢曰汝與司徒手  
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畢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初  
少時無碁局乃破碁為片縱橫以為碁局指點形勢遂  
至名品上

薛拙崔慰祖字悅宗為始安王暹光記室暹光好碁數  
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南齊書

品定棋譜梁武帝好奕棋使柳渾品定棋譜登格者二  
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碁品三卷渾為第二馬帝謂  
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于柳渾可謂具美分其  
才藝足了十人南史二

圍棋失睡梁到溉為侍中與武帝碁達旦或復失寢加





以低睡帝朝曰狀若喪家狗又以懸風植

上品制勝高祖時有苑審見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梁

蕭頤頤令江南上品王抗與審見制勝而還魏書

覆局不差到溉奕棋入第六品與朱异常黠於御座校

棋比勢覆局不差一道

覆局陸雲公大同未受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以

下並集雲公瓊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

童异言之武帝召見風神整亮進還詳審帝甚異之史

奏事不申古弼入奏事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

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于世祖前摔樹頭擊

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擊其背曰朝廷不治寔尔之罪

世祖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實在我躬樹何罪置

奏事說曰為人臣而逞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

公車自劾請罪世祖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而築之端是

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魏書

奕棋杖僕甄琛字思伯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棋弃

日至乃通宵不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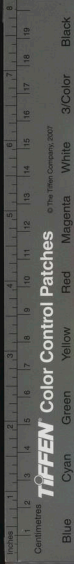
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即君辭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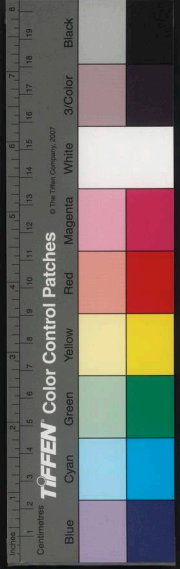
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置棋日夜

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慙感

遂從許獻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上

二絕比齊楊子華善畫王子冲善碁通神號為二絕名





天中記

卷一百一

五十一

獨子亂局夏日明皇與親王恭令賀懷智獨奏琵琶妃

子立於局前觀之上欲輸次妃子將康國獨子放之令

於局上亂其輸贏上甚悅焉天寶遺事 楊妃外傳

爭先一竹本不解棋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棊一局遂

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承除

語則人人為國手百陽 語資

老姥指教翰林棊者王積薪從明皇西幸寓宿深溪之

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終暝闔戶積薪夜聞姑謂婦曰

良宵無以為適與子手談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

西室對談已而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王

具禮請問出局盡平生之好布子未及數十姑謂婦曰

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掠應防拒之法

意甚畧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而別回顧失向之室

異叢 談記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

勢聲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

勢至今棊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集異 記

藝蓋新羅開元二十五年使鴻臚少卿邢璣為新羅吊

冊使將進發上謂璣曰新羅號君子之國頗知書記卿

到可聞楊經典使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奕棋

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楊季高為璣之副璣等至彼大

為蕃人所敬其國棋者皆在季高之下於是厚賂璣等

金寶及藥物等唐 雜

天中記

卷一百一

五十一

惜名帝延祐圍碁與李士秀敵手秀惜其名不肯先寧  
輸延祐籌絲饒兩路延祐本應明經舉道過大梁其護  
戎知其善碁表進之遂因言江淮足碁人就中奕棋明  
經者多解嘉話圍碁工者近有帝延祐楊危首出國史  
博打子肅宗在彭原驛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聲  
聞於外李泌言帝乃潛令刻軋榭子不欲有聲良娣以  
是怨泌

入侍東宮順宗為太子王叔文以善棋得侍東宮

奕子忘憲李訥僕射性下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  
于寬緩性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于前訥觀便  
泠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奕都忘其恚矣南都新書

長日一局令狐相擬李遠為杭州宣宗曰李遠云長日

惟一局碁豈可臨郡相曰詩人之言非有實也詩火

王局日本國王子入貢吾奕宣宗令待詔顧師言與之

對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荅曰第三手王子歎曰小  
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王子出本國楸玉碁局冷煖玉

碁子蓋王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煖者冬煖夏冷此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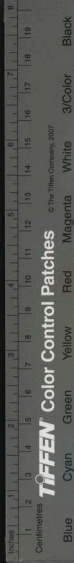
天帝召碁唐咸通中翰林待詔滑能碁品最高有張生

者年可四十請對局初饒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

子張隨手應之或起行庭際候滑生更下又隨應之及

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將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張曰

不必前適某非碁客天帝命我取公碁耳滑驚愕妻子



天中記 卷四  
啜泣奄然而逝

五十九

寔吞棊經唐僖宗自普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曉棊一日寔人以棊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詔觀棊凡所指畫皆出人意補偏為不勝李道古便能巧宦常以酒肴棊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偽為不勝不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續世

亂局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每與人奕棋敗輒手亂其局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家無妻兒惟有白金十錠為他人所有上

呼白鸚鵡歸俚姚洎俱為翰林學士從昭宗幸岐倥偬

與兩使勅令棊兩使不勝洎即以手壞之倥呼為

鸚若洎不在兩使將輸必大呼曰白鸚鵡洎應聲至

假棊濟貪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

者姓鄧能棊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

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策路乃始進之終日不

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

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賭本不為棊何不獻賂而自求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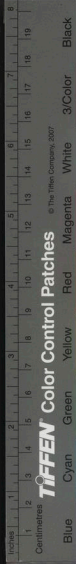
乃獻中金三錠獲免比

比 虞

段局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倖奕棋蕭儼入見作色投局于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

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為罷奕陸南

唐書



賦基宜春王從謙李璟之第九子好學善為詩璟於死  
中與宰相奕碁從謙在焉令賦題碁詩曰竹林二君子  
盡日意沉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知易失守  
分固難侵若笑機籌慶滄溟想未深

碁說潘渢脩善奕碁太宗屢召對奕因作碁說以獻大  
抵謂碁之道在乎恬然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  
守禮則能變知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  
可以言碁矣因舉十義以明其要

史  
木野狐葉濤好奕碁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

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秤為未

野狐言媚惑人如狐也

元懷撰掌編

### 握槩

握槩魏時浮陽高光宗善博蕭趙國季幼序洛陽丘何  
奴並工握槩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  
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  
世宗以後大盛於時

魏言握槩胡中戲即今雙陸也始

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骰合作投擲之義今作

骰非

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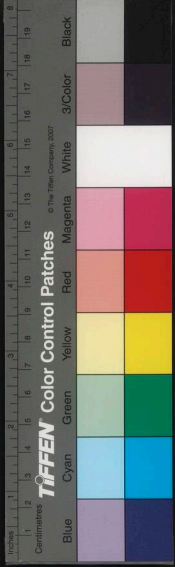
設然有聲尔朱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槩忽聞

局上設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

北

握槩為亂齊武成時恒令和士開與胡太后握槩又出

入卧内遂與太后為亂



集翠裘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對梁公指所衣紫純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慶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真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眾奴衣之乃從馬而去

傳異記

雙陸不勝武后問石泉公王方

朕夜寢雙陸不勝

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徹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盧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為宮相以輔翊之

李繁大

唐說纂后問狄仁傑曰朕昨夜寢與人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謂宮中無子

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又虛儲位哉

李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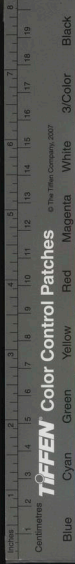
可后怒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寢雙陸不勝何也於

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

子也之其意者以徹陛下乎

唐書

此一事也而所傳各異新史評合而一之謂之信史



得乎

點簪中宗在房州時常謂帝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  
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官中升御  
床與后雙陸帝為點簪以為歡笑醜聲日聞于外唐后

與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點簪不為忤新  
家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博奕  
猶賢古為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莞今無曉者比世  
所行一莞十二茶數術淺短不足可翫

穆天子傳天子比入耶與井公博三日而決則博非  
雙陸也舊云雙陸新曰博戲混而一之何耶

揚自投子以篩四朱者因明皇與貴妃采戲得此唯

重四可轉敗為勝上謂而連呼叱之宛轉良久謂

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謂

樗蒲老子入胡日作樗蒲焉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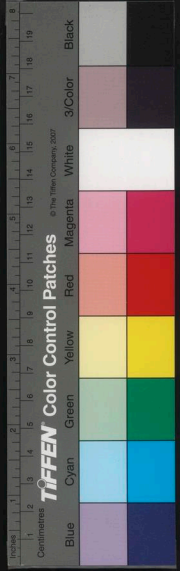
過差頃聞諸君有樗蒲過差者初為是政事閑暇以娛  
意耳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  
憮然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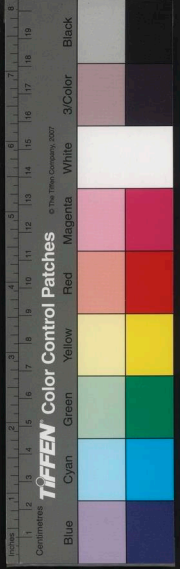
價宜劉裕初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  
王謐獨奇貴之裕嘗與刁遠樗蒲不時輸直遠縛之馬

柳謐責遠而代償由是裕憾遠而德謐桓玄之敗謐為  
公而遠亡族

彈碁

天中記





彈碁成帝好蹴踠群臣以蹴踠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綵履服以朝覲西京雜記

彈碁者仙家之戲也昔漢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踠者蓋玄其便捷跳躍帝好而為之群臣不能諫侍

臣東方朔因此藝進之帝就舍蹴踠而上彈碁馬

彈碁經序傳玄彈碁賦序亦以為劉向為武帝作

裝器彈碁始自魏文帝宮內裝器戲也文帝於此伎特

妙用手巾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為客着之

高中拂碁妙逾於帝世說

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之時有吉達高鉞

同愿之徒悉為名役有竇深崔長孺甄偶獨孤遠亦為亞馬至於長慶之末好事之家猶見有局尚多經後彈碁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潰時可為之顏氏家訓

藏鈎

藏鈎為藏彊之戲辛氏以為鈎弋夫人所起周處成公綏並作彊字藝經庚開則作鈎字其事同也俗云此戲

令人離有禁忌之家廢不修也荆楚歲時記

會戲晉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因藏彊歛有一手間在衆

臂之中修骨巨指毛色粗黑舉坐咸驚尋為桓大司馬

所誅舊傳藏彊令人離斯驗深矣異苑

投壺



矯懈正心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晉傅玄投壺賦序

樂賓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其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肯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敢不敢從

中雋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一伯瑕謂中行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昭十

魏選武帝時郭詭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

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於中惡其矢躍而出

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駢言如博之

堅碁於輩中為駢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西京雜記

隔屏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

晉書

梟不絕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熟閉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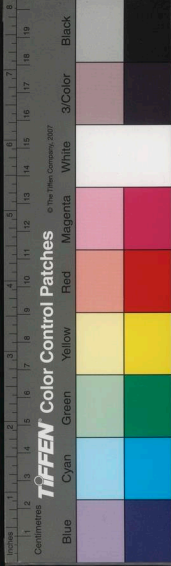
晉陽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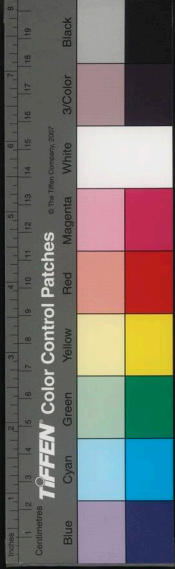
齊竟陵王

常宿晏明旦呼朝見都憚投壺梟不絕停舉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

匹南中

蓮花駢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駢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駢汝南周瓚弘正之子會





稽賀徽賀華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號者

龍躍隼飛薛春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却反以投之百發百中

優人

翼為天倡翼星主南宮之羽儀文物聲名之所臣茂為樂庫為天倡先王以賓於四門而列天庭之衛王俳優近太微而為尊

元余包

許千金貸孫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

言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

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樹

楚之功即慷慨商歌曰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汗名而可為者子

孫有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不可為者其

后躬祖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

具列對即求其子封于潘國潘即固始也

漢延熹中上碑

史記云優孟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

言謂何孟言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  
為楚相持庶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  
也於是楚莊王封其子於寢立言優孟則可謂節王  
以為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殊未可憑又莖馬云齊  
趙陪位於前鬻魏真衛其後楚莊時安得有趙韓魏  
也又云孟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莊王至始皇共二  
百年耶  
飲五日夜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  
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  
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  
莫曰然則  
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

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令天下盡歸於湯

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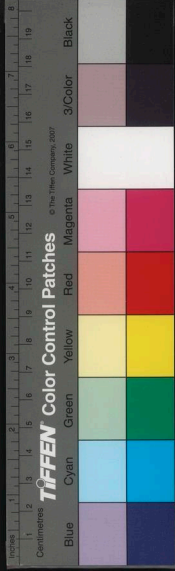
紂

漆城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二  
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王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  
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絕來不能上即  
欲就之易為漆耳顛難為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

止史

衍樂忘返符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  
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墮堂萬乘之主符  
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畋相如獻規陛  
下為百姓父母蒼生所係何可盪于游畋以玷聖德若





楊起源史變在不測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載

論孔弟子北齊石動筭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

弟子遠者七十二人幾人已着冠幾人未着者冠博士

曰經傳無文動筭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

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

知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七八九十也童子六七

八九也錄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笑博士

無以應之答顏

早黜戲侍中宋景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

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許未已者

且係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早有魃優人作魃狀戲於

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曰負冤者

三百餘人相公悉以係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明呈心

以為求又環使御史請隱之充使括江淮惡錢隱之嚴

急擾頃怨嗟盈路上於是貶隱之官罷環為開府儀同

三司錄

圖靈脫命安祿山之叛也玄宗儲遷於蜀有陷在賊中

者多為祿山所脅從而黃幡綽同在其數亦得出入左

右及收復幡綽被拘至行在上憐其敏捷什之有於上

曰黃綽幡在賊中與大逆圖靈皆順其情而忘陛下

積年之恩祿山寔見衣袖長忽至階下綽曰當垂衣而

治之祿山夢見殿中榻子倒縛曰革故從新推之背此類也縛曰臣實不知大駕塵蒙赴蜀既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若與大逆圍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夢榻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明皇十七事

步打狀元僖宗頗工象藝於音律博蹴踘聞鷄自以為能于步打嘗謂優人石野楮曰朕若作步打進士舉頭為狀元野楮對曰若遇堯舜作儻部侍郎恐陛下不化

落第

北齊瑣言續世說作若虞擊進士樂

元梁明丹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權油以助軍

齊有司言官油沽賣不行多為諸門放入松明挽奪乞行禁止蓋民間然松明為燈故也優人張廷範曰此事大好更有一例便可并月明禁之茂貞大笑松明之

禁逐上

馬膺笑林落巾紀要作李茂貞時安樂新

五縣天子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偽號一旦大設為伶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

南郡新書

石頭擦倒仁宗時賞花釣魚宴賦詩往往宿製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因命賦山水石歌出於不意多充惡者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詠狀一人忽仆入石上曰數日來你賞花釣魚詩准備應制却被這石頭擦則明日降出詩令中書銓定內鄙惡者與外任

東齊遺事



雙陸感遠伶官羅衣輕滑稽通變多所規諷興宗於大  
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甚喜驕  
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庶不競前後已賞  
數城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寵又多鄭叔段之過朝臣無  
敢言者道路以目一日復轉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夫  
癡和你都輸去也上始悟不復戲適史伶官傳  
止安石位蔡京作宰第下為元樞下乃至安石婚尊崇  
官孔廟釋奠時祭於配享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  
正坐類五於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屋上  
孟辭曰人可達尊爵居其一軻近蒙公爵望公貴為真  
王何必謙先如此遂指顏曰固也隱卷匹夫乎無生不

分事業公為名世真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  
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  
後未及于路外入憤憤不能堪經趨從祝堂地公治長  
臂而出公治為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教之曰汝  
全不披護犬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下也時方  
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為此而止真堅志  
取三秦紹興壬戌省試秦檜之子煊姪昌時昌險皆奏  
名公議籍籍而無敢輒語至乙丑春首優者即戲場設  
為士子赴南宮相與推輪知舉官為誰指侍從某尚書  
某侍即當主文柄優長者非之曰今年必差彭越問者  
曰朝廷之士不以有此官員曰漢梁王也曰彼是古人



死已千年如何來得曰前舉是楚王韓信越一等人所以知今為彭王問者雖言其妄且扣屨措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坐不敢領畧一關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罰云

三勝環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德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緡千緡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數坊便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廢檜功惠一伶以荷葉交符從之詎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幘頭乃總髮為髻如行伍之中後有大巾銀為雙晶宜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銀曰二勝銀遽以補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倚請取

銀絹例物此銀也

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

於獄有死者於是語葉始益繁焉檜令伶等以禍蓋

末流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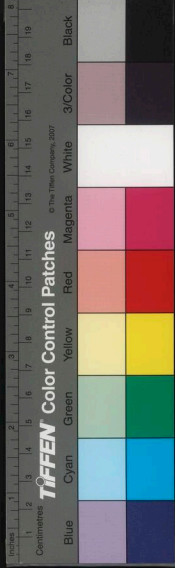
史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閭大宴

有優為衣冠者數輩皆稱為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為常從事吾為於從政吾為吾將仕吾為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穎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為獨改曰吾顛故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大韓小韓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曾為知閣門事頗  
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中一一月內燕  
優人有為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得美官而留  
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又為日者弊  
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申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  
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  
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  
寒蓋乾侍燕者皆縮頸匿笑史程  
鳳凰見瑞金章宗蒲祭皇后沒世中宮久罷宮人李師  
兒性慧黠大蒙愛幸欲立以為后金朝故事其娶后尚  
主皆諸部部長之家而李氏微甚其大臣固執不從葦

諫以為言章宗不得已進封為元妃而勢位熏赫與皇  
后侔其兄弟皆擢顯近勢傾朝廷四方射利競進  
爭趨其門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玳瑁頭者戲於前或  
問上曰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凰見乎其人曰知之  
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向上飛則風  
兩順時向下飛則五谷豐登向外飛則四國來朝向裏  
飛則加官進祿上大笑而罷史  
鍾庸大鶴宋端平間真德秀應召而起百姓仰之若元  
祐之仰涑水也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卒魏了翁  
帥師亦未及有所經畧而罷館安優人裝一生儒手持  
一鶴別一生儒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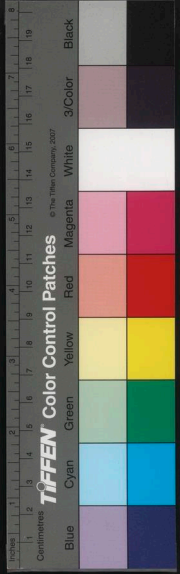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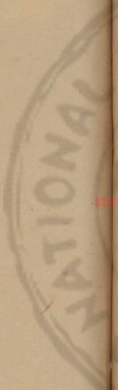
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爵洪  
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于地群牧人曳之不動一人  
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典了許多酒食一動  
也不動遂一笑而罷

鶴林王露

客人賣傘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  
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  
如客人賣傘不由裏面後寧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為  
妲好王原持以為親屬偶值真里富國進馴象至平原  
語公瑾曰不聞有真里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揚國忠  
平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

白

天中記四十一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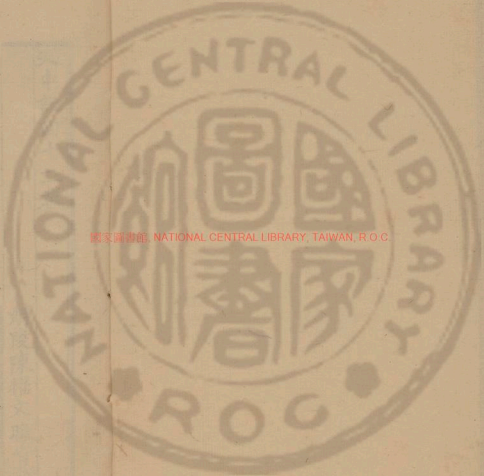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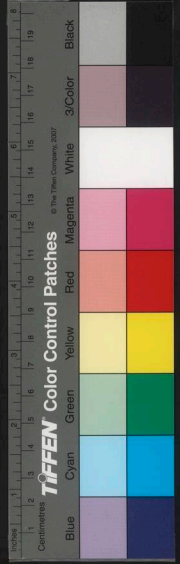


夫於木曰夫禮必不於大一而為天也特而為  
 聖而為四時也人為鬼神  
 亦天有人天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  
 故夫之者禮也禮者生者曰相風有德人而無禮人而  
 無禮胡不道也夫禮必不於天職於地列於國  
 建於夷邦射御以承功飲聖人以示之教天下  
 無而正

4  
 011727R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中記四十二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著

禮

本於太一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

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

禮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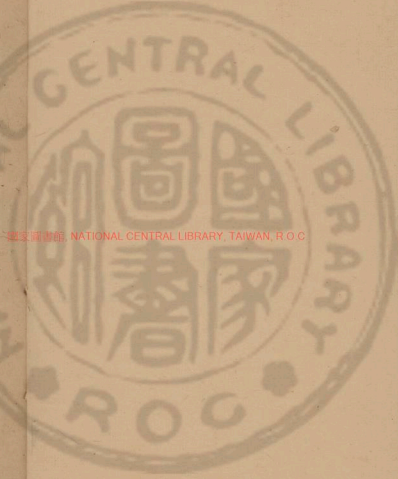
承天治人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

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

家可得而正也

上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之大柄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償鬼神考  
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上

夾熾疑夫禮者所以定親疎夾熾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  
禮不夾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  
不親班朝治軍浹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祀祭祀供  
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誑是以君子恭敬薦節退讓以明

禮

人之大端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  
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為知

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

之於人也猶酒之有麩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禮

禁亂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

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

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

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

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

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

解經

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有本有文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田增美質  
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也如松柏之



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也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器禮

大禮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

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

此之為尊敬然

來公問

領惡全好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貢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

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

而全好者與子曰然

仲尼燕居

游曰敢問禮也者領

章疑別微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也

天地同氣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為

行日月為明上下和洽則物獸如其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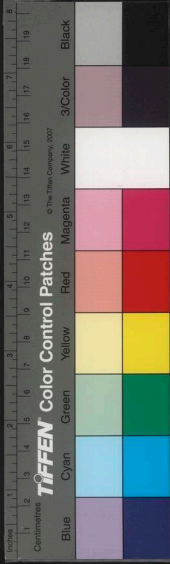
設容禮者所以設容明天地之體也

治之粉澤太公對文王曰禮者治之粉澤也

緣情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為之節文者也

從俗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

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怯之禮有親疎之禮無愛惡之



禮也

子慎

制義入生有欲欲則求求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養之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甄房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子苟天隆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之謂大隆上

人道之極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上

國之幹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至情過歸

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殽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左傳十一

禮順天道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左文十五

身之幹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





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弃君命也不亡  
何為成十

政之與曹武伯來朝會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

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

心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變十一

人之幹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

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

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天之後也我若獲沒

必屬說倅與何忌孫仲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

位昭

天經地我鄭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

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

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

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

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

尚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

乎上二

禮之善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

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

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臣不

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

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

天中記

卷四十一

五



也二十

嘉事不體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容仰  
公受王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  
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  
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  
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定十五  
御民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  
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  
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禮者所以御民也  
讐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

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

說苑

禮中有禮晏子聘魯下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

孔子孔子問晏子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

二也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

有禮焉

韓詩外傳

長禮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  
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  
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  
人此樂顧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  
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  
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



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  
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  
若過死景公色塊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  
酒寡人以此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  
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  
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  
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

習禮樹下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桓

魋使拔其樹去適鄭與

繇與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

正君臣之位高祖說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

也通為奉常遂定儀法前通與弟子百餘人為

野外習之本

述舊禮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土疏願與大臣延及儒

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代之人躋之仁壽之域漢

聚訟曹褒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詔班固問改

定禮制之宜固曰宜廣招集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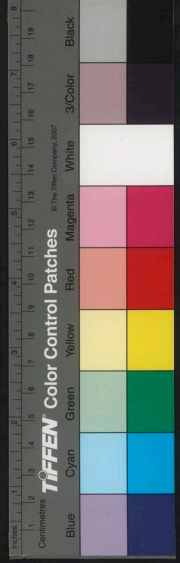
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帝令黃門持班固所

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宜

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乃撰次天子至庶人冠昏吉凶

制度以為一世大典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後

防本理者天所為也文者人所為也人所為謂之禮禮



者因人情以為節文以救其亂夫隄者水之防也禮者

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也董生書

百事之會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

地寘鬼神序上下之道也白虎通

義同名吳禮者履也律也義同而名異五禮者吉凶賓

軍嘉也物理論

緣情為度禮者緣人情而為節度者也嚴父愛親之情

也尊親敬長之義也束准正書

順時施宜王者必因前王之禮而順時施宜有所損益

節人之心稍稍制作漢書

星天之樂府俳倡星明大禮樂典晉志

祭祀

祭重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

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夫之

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禮記

察至周傳曰祭之為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

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為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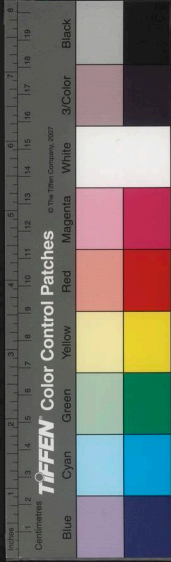
也尚書

數說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說說則忘

則忘義說命曰黷于祭祀時為弗欽

報功脩先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三曰脩先報功

天中記



以勉力脩先以崇恩也

制論

報德崇恩古者尊祭重神祭宗廟追養也祭天地報德

也楊泉物

理論

享朱宮室不設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

其義也非享味也

款傳

燔柴祭地曰瘞薶祭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沈祭星曰布

祭風曰僕是禩是馮師祭也既伯既儔焉祭也禘大祭

也禘又祭也周曰禋商曰彤夏曰復雅除惡之祭

拔會福之祭曰禴告事求福曰禋道上之祭為禘祭

以享為禋以類祭神為禩祭司命為祀祭豕先為禴

祭為禴

文說

四祭古者歲四祭因四時所生熟而祭先祖父母也

曰祠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夏曰禴禴者以四月

餅也秋曰嘗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冬月烝烝者以

月進初稻也

春秋繁露

祭等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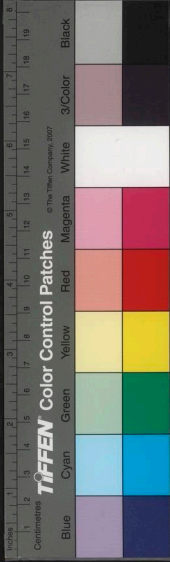
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

祭有舉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

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凡

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羊曰

柔毛鷄曰翰音犬曰羹臠雉曰踈趾兕曰明視脯曰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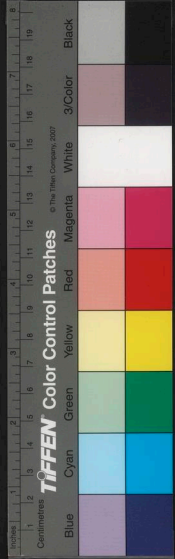
祭彙魚曰商祭鮮魚曰胾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  
蕡合梁曰薌其稷曰明粢稱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醎  
醴王曰嘉玉幣曰量幣禮曲

國之大節海鳥曰臧文仲使國人祭爰居展禽曰越哉  
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  
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  
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  
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於  
也不在祀典凡禘宗郊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  
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合意之  
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

行以主禘也氏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  
不在祀典國語

奉功成人聖王之法追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  
古之人也能紀天地五行氣奉其功以成人者也故其  
奉祀皆以人事之禮食之所食也非祭食與土地金木  
水火石也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皆古帝王凡  
八十一姓漢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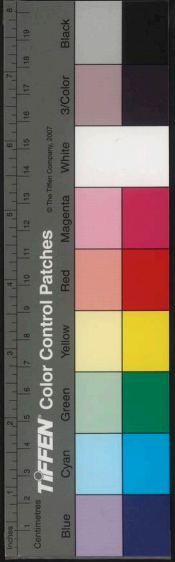
國典屈到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  
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  
曰不然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  
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



不以其私欲于國之典遂不用語楚  
備物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  
牲何及對曰祀加于舉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  
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  
牲祀以少牢士食魚彘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  
下有庠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重  
粟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  
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  
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  
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歎以表  
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王

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懼國家定禮  
不可以已天子備祀群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  
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上所以教  
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  
綠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  
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上

祭祀招禍音楚靈王驕遠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  
齋戒繁鮮以祀上帝禮群神躬執羽絃起舞壇前吳人  
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  
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俘  
獲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傷桓論



祠子胥夫差帥諸群臣出國東祠子胥江水濱諸臣並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遺恩為千乘之主昔不聽相國之言乃用說佞之辭至令相國遠沒江海自亡以來濛濛惑惑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衿不自勝左右群僚莫不傷悲吳越  
祀江湖越王既往平吳春秋三江秋祀五湖因以其時為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隣邦樂德皆來取之絕越  
將祭亡牲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

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

也  
家語

將祭叱富齊有貧者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方將祭

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長子死之

曰樂乎而不自悲也子尹

祀魏公子高祖微時聞魏公子賢及即位每過夫梁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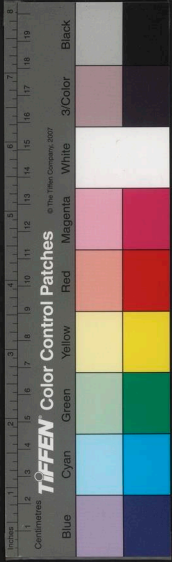
祀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歲四

時奉祀公子矣漢書

祀黃石張子房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

而寶祀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上

相鄉立祠初朱邑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嗇夫其





吏民愛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尚我不如桐鄉民及  
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立祠歲時祀祭至今  
不絕郊祀志

鄉里為榮桓譚字君山沛人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

令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為榮

東觀漢記

祠蕭霍永平中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出  
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百里內悉令侍祠上

祀孔子元和一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  
祀孔子及七十弟子作八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

以上者六十人孔憺子

鄉士立祠二年詔書祀百辟鄉士有益於民者蜀

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

行禮奉祠信臣家在南陽亦為立祠

漢書

立廟沔陽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  
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  
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習隆向充等共上表曰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  
功鑄金以存其像况亮德範遐邇勳益季世而蒸嘗止  
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  
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  
所親屬以時賜祭於是始從之

襄陽記

珍新先莫羊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珮新未得



祠薦者口不妄嘗宋書

祭用土產張冲永明八年為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

事冲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卿土所產無用牲物冲

在鎮西時還吳國取菓菜每至嘗烝輒流涕薦焉齊書

給酒助祭胡叟少孤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噉

煌范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許亦武裴定宗等

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

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後魏

酌水祭海王義方初為太子校書魏徵張亮皆厚禮之

亮誅坐與交遊貶授儋州吉安丞行至南海舟人將以

酒醑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而祭唐書

郊丘

太壇太折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爾雅圓丘太壇祭

方澤太折祭地廣雅

承天五祀南郊北郊西郊東郊中兆正謀五者天子公

侯伯子男卿大夫士所以承天也禮合文嘉

天位地利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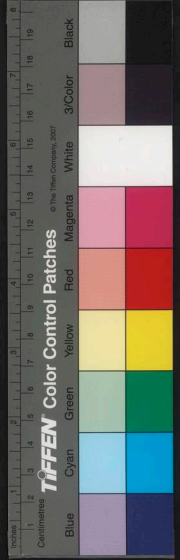
地利也禮

以事類祭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

之柰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祀之是也五經異義

子道事之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

以子道事之也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自丁寧辛



者當自剋辛也

五經通義

陽陰象成帝初即位丞相御史大夫相譚奏言帝王之手莫大於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畫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瘞地於北郊則陰之象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昔者周文武郊於鄆鄆成王郊于維邑由北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井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

漢書

畫臚丹陽方儲聰明善天文為洛陽令章帝欲出南郊儲上言當有疾風暴雨乘輿不可以出上疑其妄儲飲

醜而死果有大風暴雨洛陽晝暝

後書

黃郊靈帝建寧二年迎氣黃郊道於洛水西橋塗暴風

雨尊從凶薄車或發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使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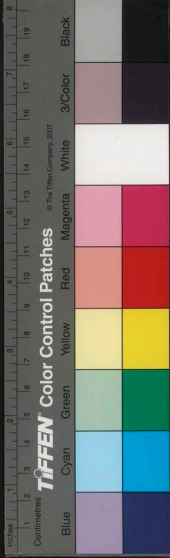
禮迎氣北郊上

漢制漢制天地以下群臣所祭凡千五百四十新益為萬五千四十漢法三歲一祭天為雲陽宮井泉壇以冬至日祭天天神下三歲一祭地於河東汾陰后土宮以夏至日祭地地神出五帝祭於雍五時

漢舊儀

汾癸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中方丘也禮儀如祭天名曰汾癸一曰癸丘也

殊號實一晉太始二年詔群臣儀五帝即天也天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



已禮志

二至祀合晉太始二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脩治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祀圓丘於南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朱志

合祭古者祭天於圓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燎壇瘞坎樂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天萬歲元年親饗南郊始合祭天地祭地北郊康宗即位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褚無量

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是時睿宗將祭地於北郊故曾之議寢

貴德廣孝祭宗廟所以禘洽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位尊德盛所及彌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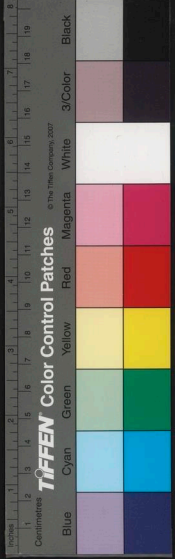
自虎通

禘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以衣服想見其容色三日齋思親志意相見所好意喜然後入廟

禮禘命囉

合食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何三年一禘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禘禘者皆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諦也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

五經通義



日祭月薦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祀歲禱於壇及郊宗萬室五經劉歆曰春秋傳曰日祭月祀時聖歲貢終王祖禩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祀則時享壇撫則歲貢大禩則終王彌遠彌尊故禩為重矣

筮而不卜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禩禘

五經

並夏孟冬建武丘十六年詔問張純禩禘之禮純奏三年一禘五年一諦諦昭穆尊卑之義言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禘以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聚飲食續漢書祭祀志

神主出廟凡禩禘禘大祭則神主悉出廟堂為昭穆以安

坐不復停室也宋禮志

王制先後王儉議按禮記王制天子先禘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禘春秋魯禘二年禘明年春禩自此以後五年再殷齊禮志

祭不欲數元和中太常上言按禮祭不欲數太廟禩禘祭禮重於時饗與禩禘同月即其月但行禩禘祭不行時饗蓋不欲煩是禮先重者今時饗重於朔望薦食稽求禮情茶酌輕重請每時至及臘但行饗禮其月朔望薦食請停如告廟日與朔望薦食日同請先行告禮然後薦食唐書



六宗

六宗舜典曰禋于六宗鄭注曰六宗謂星辰司中司命風雨師也

天地四時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尚書大雅

天宗地宗古尚書說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

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為

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也

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也五經異義

乾坤六子明帝問王肅六宗竟幾對曰坎為水離為火

震為雷巽為風艮為山兌為澤此乾坤六子也禮書

社稷

土主地主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闕不可盡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偏祭故立稷神

以祭之孝經

王神穀神社者五土之神也稷者百穀之神也天子為天下之人立社曰太社壇方五丈諸侯為境內之民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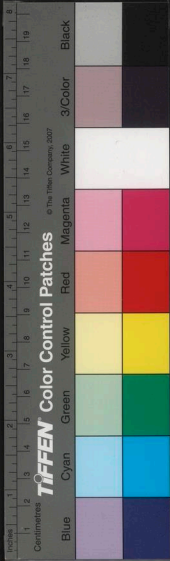
社曰國社地之勢有禮生物各隨所宜九州之人各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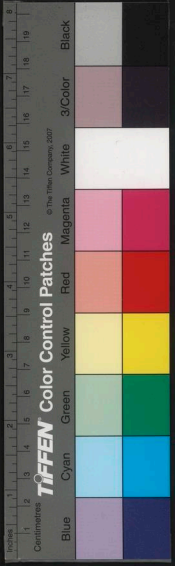
其土食其利者各報祭之籍田之後則告五穀既登又

報功也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天故建國君民先命立

社地廣穀多不可偏祭故於國城之內立壇祭之親之

也日用甲尊之也唯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已禮書





為稷為社厲烈

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

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神共工氏之霸九州

也其子曰句龍為后土能平九州故祀為社禮孔子曰

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穀者衆矣然唯句龍兼食於社

而弃為稷歷代奉之無敢易者明不可與等也家語禹勞

天下死而為社周棄作穡死而為稷淮南

示尊封土立社示有所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

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為用又多故為長也歲再祭

之白虎通

王者自祭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七生

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上

路樹成社邠原避地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常

行而得遺錢拾遺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

多原問其故荅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

辨之於是里中遂歛其錢以為社供里老為之誦曰邠

君行仁落邑無虎邠君行德路樹成社傳

社神所責庾邈與女子郭凝道請社約不二心俱不婚

聘經二年疑忽暴亡邈出見凝云前北村還遇強梁抽

刀見逼懼死從之不能守節為社神所責心痛而絕人

鬼異路因下泣露衿也述異記

二社一稷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

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

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社之祝曰坤德厚載王畿是保  
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禮左宗廟右  
社稷歷代尊之故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江左又然也

宋書禮志

升為大祀天寶中升社稷五星為大祀詔曰祭之為典  
以陳主敬名或不正是將奪倫况社稷乎祐百代蒙其  
福日月照臨五星叶其紀兆庶允殖下土式瞻既超言  
象之外須極尊嚴之禮列為中祀頗紊大猷自今已後  
社稷及日月五星並升為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唐書  
上戊致祭仲春上戊祭太社以后土氏配焉祭太社  
后稷氏配焉六典

**誠社**王者諸侯必有誠社何示存亡也明為

為惡者失之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曰虎亡國之

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亦與天地絕也曰虎亡國之

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夫春秋薄社周以為

戒夫經藝書傳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

不通覽者薄社之類論衡

授茅土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

土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

謂之授茅土漢循事

**宗廟**

宗廟廟者貌也其以貌言之也尚書大傳宗尊也廟貌也先





祖形貌所在也寢所寢息也釋名各廟所以尊祖也孝經援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經考

家生之居禮聖王所制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通所以有室何所以家生之居白鹿

道繼養王者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繼養也上

尊主四夏曰世室世世祭祀之也殷曰重屋夏曰雷周曰宗廟尊其生存之貌示不死之故致之於也古通論

禹立廟禹生於石紐禹母塗珠孕禹圻嗣而生禹於塗山娶妻生子名啓於今塗山有禹廟亦為其母立廟錄

本紀會稽有禹廟始皇配食王朗為太守而黜之

存人自立梅福上書諫曰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漢書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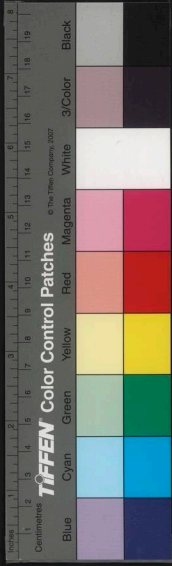
非堂孔子曰吾於其崇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猶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道也家語

帝廟高祖廟曰原廟文帝廟曰顧城廟景帝廟曰德陽武帝廟曰龍淵昭帝廟曰徘徊宣帝廟曰樂遊元帝廟曰長壽成帝廟曰成漢書

薄后配筮中元元年十月甲申使司空馮魴告祠高祖廟呂太后不宜配食以薄太后配遷呂太后于園四時

天中記 卷五十二





上祭 東觀漢記

高廟天子自雒陽遷都長安初長安遭赤眉亂宮室焚盡唯有高廟遂居之

告祠賜金宣帝立孝武廟於河東告祠日見一人騎馬馬異於常馬持尺一札賜符作函文曰汝續克成賜汝

金一斤因忽不見劄乃變為金一斤 漢武故事

設壇望祀王浚字彭祖為幽州刺史尋洛陽破後承制

建行臺以宗廟焚毀設壇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 晉諸

請立七廟侯景篡王儁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儁曰

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壽敕太常具祭

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標且在朝 伊

邠得來敬是衆聞咸笑之 南史

神主人君既葬之後日中虞祭即作木主以存神廟

用木木者木落歸本有終始之義天子廟主長尺二

諸侯一尺四向孔穴午達相通塋後孝子心目無所視

故用以主其神也 禮記外傳廟者所以藏主列昭穆 漢書宗

廟之木主名曰柘 文說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 白虎

通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荅夏后氏以松夏人

都河東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栢殷人都亳亳宜栢也周

人以栗周人都豐鎬豐鎬宜栗也 五經異義主者神象也凡

虞主用桑桑猶喪也喪禮取其名練主用栗栗者敬也

祭禮取其恭 五經要義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



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所以用桑者始與神相接三王俱以桑自鹿通 柘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廟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從示從石石亦聲也說文廟中藏木主石室也禮凡廟之主藏於戶外兩牖之下有石函故名宗柘水注

不遷之主 柘順宗于廟遷中宗神主于夾室有司以中宗為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宋臣君史官將武閭之武對曰中宗以弘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杜矣及母后篡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等同謀國柘再復此蓋同於及正恐不得號為中興之君凡非我矣

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興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為不遷之主矣唐書

明堂

明天道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黃圖明堂循堂堂高顯貌也釋名

告朔告朔行正謂之明堂五經釋例

太室明堂之制東西九筵筵長九尺也明堂東西八十

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謂之太室孝紹按

水火之際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水火之際辰木也巳火

也木生數三火成數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合成

布政之宮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言在國南十里之內  
七里之外黃帝享百神於朝廷是也唐虞為五府夏謂  
大廟為世室殷人謂路寢為重屋周人謂五府為明堂  
夏后氏一堂之上為五室南四三階五室者象地載五  
行也五行生於四時故每室四達一室八牖周人有圓  
屋九月大享五帝於明堂心為天子明堂或以明堂獨  
以一室耳

禮記外傳

通神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崇有德  
章有道也

禮舍文嘉

異名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  
明堂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

子尸

古制自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弗能及也上之霧

弗能入也所以饗上帝禮鬼神示人知節也

淮南

立朝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乃立明堂之朝行明  
堂之政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苗

族泰

五室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  
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功德之君大戴禮曰明堂  
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  
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宮鄭玄  
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

齊禮志

法則夫地孝武帝議立明堂於長女城南許令褒等議



曰按五經禮樂傳記曰聖人之教制作之象所以法則天地比類陰陽以之宮室本之太古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階素與越席皮弁蓋與於黃帝堯舜之世是以三代脩之也

三輔黃圖

善惡之狀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戾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

家語

蒿宮或以為明常者文王廟周時德澤和洽遂曰茂大以為宮柱名曰蒿宮

禮論

上明堂圖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吐古時有明堂處慶

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立勞未晚其制度濟南人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為後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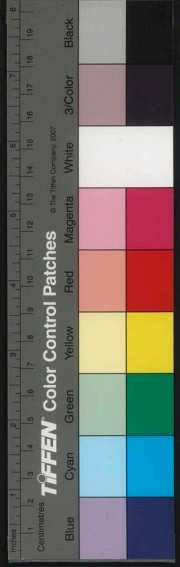
漢郊祀志

萬象神宮垂拱二年毀乾元殿就其地創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廣三百尺凡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上盤九龍捧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蓋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刻木為瓦紵漉之明堂之下施鉄渠以為辟雍之象號

為萬象神宮

唐書





通天宮證聖元年正月明堂後復室大延燒明堂三年又令重造如明堂高座如舊制上制寶鳳號為通天官也上

辟雍

辟雍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禮王

行禮宣化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何象壁以法天相者何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虎白

象四海辟雍水四周外象四海也三輔

承天地王者作圓池以壁形實水其中以園壅之故曰

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詩也

新論

鄉飲處辟雍天子鄉飲之處說

脩禮樂王明云辟雍所以脩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魏

白虎通曰辟雍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蔡邕明

堂論曰辟雍外圓內方擬王者動爾法天地水環四

周譬德廣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諸侯行不當方德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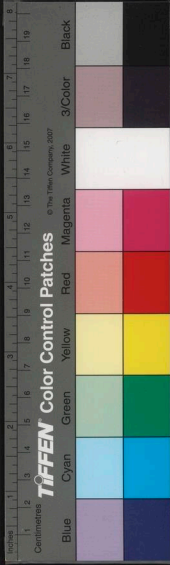
當廣乎其釋辟雍雖明而於泮水則礙爾雅

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禹湯武王有咸池大章

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為天子學亦

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

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隗



釋奠

祀孔顏配昔武王入殷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大聖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號褒成侯奉孔子後魏黃初平以譏即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魏齊王正始二年如太常釋奠以大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頌田配晉禮志

太學尚書符太常曰杜洛下宮南自有太學園子辟雍不相預也捨辟雍以太學辟雍便為無事虛誕漢魏舊事皆言釋奠祠先聖於辟雍未有言太學者又咸和中成皇帝釋奠於中堂之前臺中故事亦曰辟雍是為漢魏之世初自兩立至釋奠便在辟雍猶存今廢辟雍

而立二學中興以來相違太常王彪之答魏帝齊王使有司釋奠於辟雍此是魏之大事非晉書舊典大始元康釋奠太學不在辟雍大始五年元康五年二行齋禮皆於辟雍不在太學是則釋奠於太學行齋於辟雍有留已行之准也中朝有辟雍猶在太學况無辟雍唯有太學更當不在太學乎宰相從太常晉尚書大傳

丁戌仲春上丁釋奠于孔宣父以顏回配焉其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並從祀仲秋之月亦如之仲春上丁釋奠于齊太公以留侯張良配焉仲秋之月亦如之凡州縣皆治孔宣父廟以顏回配仲春上丁州縣官行釋奠之禮仲秋上丁亦如之唐典

不及云旦晉范堅書問馮懷曰漢氏以來釋奠先師唯  
仲尼不及公旦何也馮答曰若如來談亦當憲章先賢  
文武豈唯周旦乎

先聖先師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丘  
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子俱配宣父於太學並為先師永  
徽中制令改周公為先聖黜夫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  
從祀開元八年勅改顏生等十哲為坐像悉應從祀魯  
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塋像坐於十哲之次二十七年  
制夫子追贈謚為文宣故皆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  
今以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十  
哲等東西列侍顏子優缺充園公典通

舍菜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釋奠即舍菜  
舍菜即祭菜然則國子入學以黷繫告誠祀其師以香  
敬道也菜芹之屬記

呂氏春秋仲春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注命樂官正  
率卿大夫之子入學官習舞也舍猶置也初入學官  
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  
合舞秋訟學舍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此之謂也此  
云習舞釋菜鄭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夫臨  
祭豈方習舞釋奠豈獨用菜乎

籍田

敬養辨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祭義







籍千畝帝籍千畝者使民如借故謂之籍文籍者借也

天子耕千畝但三推發未正岱而止借民力治之所耕之穀藏於神倉以供事天地宗廟神祇人鬼之用也天

子以身先天下以建寅之日而郊郊而後耕郊用春日而耕用亥日享先農而後籍田禮外

親耕天子亦壇公卿耕農耆夫下種籍田千畝亦曰帝籍亦曰親耕亦曰王籍禮外

致孝天子籍田千畝孟冬啓蟄既郊之後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五經

王象人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各二執耒鉏錢或享土牛象人土牛未畢而耕也從氣應時示帥下也禮

冠

貫髮冠貫也所以貫緇髮也釋名

作冠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代聖人易以緇麻觀章翟之文迺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以為服見鳥獸

有冠角顛胡之制遂作冠冕輿服志纓綬典禮始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

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禮

著代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義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故其名也郊特牲

三王冠異孟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

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綏也吾未之闕今則冠而幣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皐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綉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語家

周公之制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兩鬪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亦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勿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齋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童幼志服哀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承無疆此周公之制也

上

成人趙文子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墜除而已何又加焉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物備矣志在子是先主履露子也晉語假鐘磬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絲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

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九乘

諸侯冠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于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有自來矣今無識焉家語  
章甫哀公問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曾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儒行郊持牲云章甫道也蓋緇布冠殷世則名章甫章明也所以表明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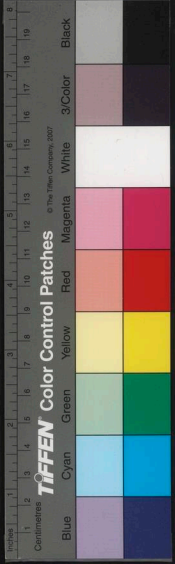
夫故謂之章甫耳

裂苞楯為冠楚漢會於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開急乃裂苞楯以為冠排入羽營周廷與服雜事

冠辭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擣頭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之幼志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

天無極博物記

惠文冠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右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居高食索貂取外勁悍而內溫潤此本



趙武靈王胡服之制秦破之得其冠以賜侍中庾杲之  
為蟬冕所映彌有華大職

自涖冠馬防子鉅為常從小六年正月齋宮中上欲冠

鉅夜拜為黃門即御章臺下殿陳暴俎自涖冠之

金石宿設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豫于殿

上鋪大床御府令奉冕幘簪草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

尉加幘太保加冕太尉晚念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

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尊祖考

永永無極眉壽惟祺介茲景祉

人倫之始阮孝緒字士宗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

見其父彥之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

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

促生以免塵累

冠儀晉王堪冠禮儀云宗人申誠之曰以歲之正以月

之令兄弟具來咸加爾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敬慎威

儀惟人之則壽考惟祺永受景福冠者高跪而冠

無定時王彪之以為禮冠自卜日不必以三元也又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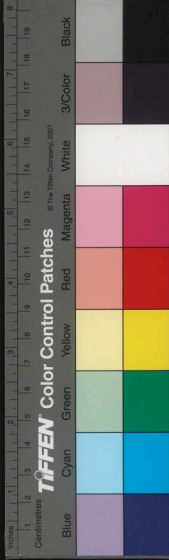
夏冠用葛履冬冠用皮履明無定時也

太子冠邢文偉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宮臣文偉

即臧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

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

大經冠婚之義禮之大經上



婚姻

婚姻婚姻者何謂昏時行禮故曰婚婦人因夫而成故

曰姻白虎通妻父曰婚壻父曰姻

萬物始生嫁娶必以春何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婦之時也夫有惡行妻不得去地無去天之義夫雖有惡猶不可去也故郊特牲記曰一與之醮終身不改悼逆人倫殺妻父母廢弛綱紀亂之大者也義絕乃得去耳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九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白虎通

兄弟之義古者謂婚姻為兄弟因成兄弟之義也

婿以婚時往婦曰姻又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媾

陽也婦者陰也日往而陰氣至也禮外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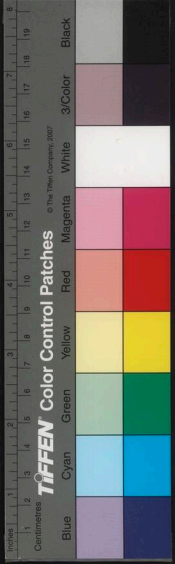
世世行義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是則其子孫慈悌孝愛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大戴禮禮

法地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

鴈為贄納徵用玄纁故不用鴈也納徵玄纁束帛離皮

玄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

者兩皮也以為庭實寔庭偶也白虎通



遠別或曰全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介外內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以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為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固謂之可婚不知禮者也或曰國語云全德則全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司空季子有為而言也文公將求秦以反國不敢逆秦故也禮表准

芝草無根長子容當為求婦其父如此誰冒嫁之者造

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舊族楊雄之才非出

孔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帝舜受禪父噐母頑虞家世

法出痴子廣翻與

別禽獸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

所以別禽獸也禮外傳

劉范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家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

世與王家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

姓同源異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而納司

空王忱女以姓同源異故也魏氏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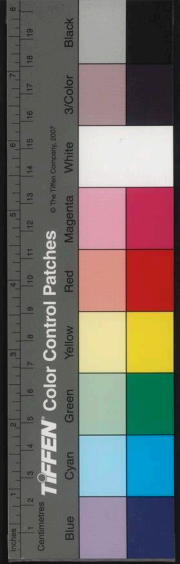
與婚不許王粲父謙名公之胃何進為長史欲與為婚

見二子使擇焉謙不許魏志

奇表陶謙字恭祖丹陽人同縣并公出遇之塗見其容

貌異而呼之往車與語甚悅之因許妻以女并夫人怒

天口已



曰聞陶家見游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其公曰彼有奇

表後必大成遂與之後為徐州牧書

入錢不得阮脩字宣子居貧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歛錢

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來入錢而不得書

立志守義江湛字微淵濟陽考城人也為義康司徒主

簿司空桓道濟為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

時人重其立志守義者也書

非偶不承桓閔字叔道太祖輔政使褚淵致意為子晃

求女婚閔不敢聞命曰辭霍不婚常所嘉揖齊大非偶

所以不敢承殊着太祖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懼也書

齊書

正蒙不肯王秀之字伯齊臨沂人吏部尚書褚淵見秀

之正蒙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頃為府分兵參軍齊書

抗禮不荅江膺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膺及王

規與抗禮不為之屈勉因膺門客翟景為子繇求婚于

膺膺不荅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齊書

天子娶婦漢成帝欲與近臣遊張安世玄宗放以公主

子且謂敏得幸放娶后弟呂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

充以服飾號為天子娶婦皇后嫁女唐中宗時蕭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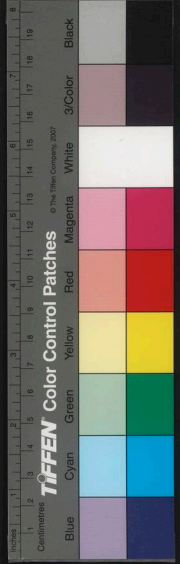
忠以女妻帝后舅崔從禮子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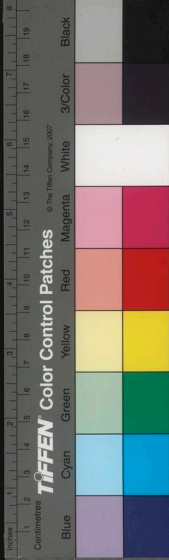
嫁女皇后取婦宋英宗於仁宗為從子宣仁后於光

獻為甥自幼同鞠禁中會温成有寵英宗遂還官邸宣

天中記

卷四十一





仁亦歸其家洎温成薨仁宗覺無子一日謂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三滔滔各已長立朕為十三后為滔滔主婚使相嫁娶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也時官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邵氏開見錄

乘龍孫雋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馬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英國先賢傳

不為亂倫王丞相杓在江左欲結吳人請婚陸太尉太尉曰培塿無松栢薰猶不全器玩雖不才我不為亂倫之始也世說

嫁以秋冬聖証論曰嫁娶古人皆以秋冬毛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毛萋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

九子壘鄭衆言婚禮有合歡鈴取音聲和諧九子壘

生長子孫通典

潘揚楊綏清才雋茂盛德日新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潘安仁諫潘揚之睦有自來矣上

羊鄧諸葛恢兒娶鄧攸女子時謝尚書哀求其小女婚

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便家伊顧我我不能

復謝哀兒婚世說

王滿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預五

通徹而托姻結惟利是求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揚之睦有異於此豈有六卿之胃納女管庫之家宋子河魴

同穴于輿臺之鬼蔑祖辱親於事為甚虎豹



姻不失親王元規字正範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其言止朱陳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氛氳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白陶李陶李為婚深駭物聽廣記雙石婚禮有九子蒲未嘗變石蒲常取其心可屈伸雙義在兩固

當梁年俗以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娶婦舅姑不相見唐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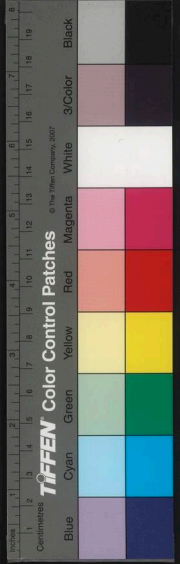
賣馬娶婦以賣馬錢娶婦多惡病夫妻離別龍魚圖

媒

中間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家語

蹇修吾令豐隆棄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屈原離騷

不因而親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末耳何怨於我



速耻防淫男娶女嫁何陰卑不能自專就陽而成之故  
傳曰陽唱陰和男行女随男不專娶女不專嫁必由父  
母須媒妁何遠耻防淫泆也白虎通  
為陽語陰孝廉令狐策寔立水上與水下人語索統曰  
水上為陽水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  
姻事也君在水上與水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  
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  
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  
書

媒先宿婦為孫國嫁賣馬聘先令媒者與婦宿於  
婿迎關駟十州志

樂書正義曰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歲有萬物  
成熟國有聖賢官觀周域官僚人有言語衣服體貌端  
脩咸謂之樂史樂書注  
移風易俗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孝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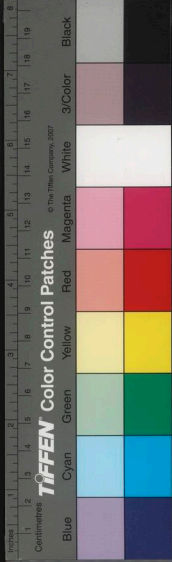
古樂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  
謀孝經伊耆有蒼鶩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葛天八闋

神農五絃事與功偕其來尚矣隋志女媧命娥陵氏制都

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為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  
克樂既成天下無不得理帝系鉤命决伏羲樂曰立基

神農樂曰下謀祝融樂曰屬績少昊樂曰九州孝經神





天中記

卷四十三

宸改女皇之太樂

沖鑿度注

咸池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章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

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

先祖之道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

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章及根

莖也咸池備矣漢禮樂志有虞氏之祀其樂咸池承雲九韶

夏后氏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殷樂大濩晨露

周樂大武三象棘下淮南齊俗訓列子奏承雲注黃帝樂大庭有

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詩正義顓頊令飛龍作效八

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呂氏春秋耳聰九韶六瑩注

六瑩顓頊樂也淮南

大章莊子堯有大章白虎通堯曰大章大明天地

道也公羊注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周禮缺文或作大

卷

韶季札觀樂見舞韶謂者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

博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左傳李斯書

昭虞象武注樂動聲儀曰舜樂曰簫韶一云大韶漢志

堯作大章舜作招繼堯也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

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

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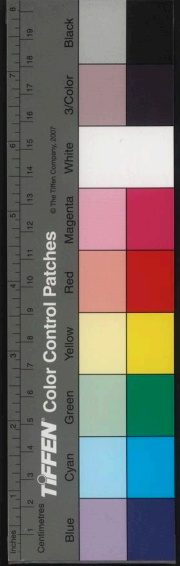
色動小人是聖人務其本樂動禮儀虞傳曰維元祀巡守

四嶽八伯壇四奧沉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

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嶽陽伯之樂舞殊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儀伯樂舞藝或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千秋祀柳毅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傲其歌聲比小謠名曰空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舞齊落歌曰緘、并論八音四會歸假干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群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奏具成尚書大傳魏公卿奏曰蕭韶九奏親於虞帝之庭宋志

天夏子家駒曰朱于玉戚以舞大夏注夏樂也傳禮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修大夏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白虎通公羊注夏用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

大護季札見舞韶濩者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惡德聖人之難也左傳程繁問樂墨子曰湯立為王事成功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循九招墨子三辯篇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礼韓詩外傳湯樂曰大護言能護民之急也白虎公羊注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穆王奏承雲六瑩九



韶晨露以樂之注九韶舜樂晨露湯樂

辟雍文王有辟雍之樂詩云於以誦鐘鼓於樂辟雍祭

邕志周頌雅樂辟雍饗射用之文王作武象之樂增

琴二弦曰少宮少商帝王世紀文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

曰武元命包

四家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於內動發於外應其發  
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  
已為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故韶者紹也禹之時民  
大樂其駢二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救  
於惡害故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武  
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所同樂者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

可一也上

象武文王樂名巨業武王樂名象武樂武王因先王之

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墨子

三辯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鉞兵克之於

牧野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成王立

殷民及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于東夷周公

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

由來者尚矣呂武王作象樂繼文以奉天春秋周人其

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淮南李斯書云韶虞武象注

樂勤聲儀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象伐時用于戈

句周公作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漢志虞氏之樂吳盛於

